

平叛記

文章如高史才實難躋澀則不暇書識庫則不能書
語涉忌諱則不敢直書而翻多馮書所以難也荆石
至先生以績學緯材雄長海岱間同時後輩拱手取
功名以去而先生猶老於諸生僅以文章流露聲先
所著平叛記老宿多稱之世或未盡見也先生以萊
人談萊事其所聞見皆不虛故自始固以迄解圍之
日凡七閱月中開叛者降者攻者守者援者撫者釋
疏請師者捐軀殉節者力戰成功者莫不綱舉目張
一倣紫陽書法掃除嫌忌示以信從可謂叙事簡而

用意精卓然以良史自命者矣長公九來來遊西江
夜警淡月付之開離子讀之既以服是書之詳瞻足
年將來史宥一則而又以數明末任事諸臣庸庸憤
憤秦雍誤國卽一隅可現全局也噫三日而救至十
四而賊亡業之不為難陽幸耳痛定思痛其亦有該
腕色變者乎康熙五十五年仲秋年家煙南州辜先
旦拜識

平叛紀者紀孔叛平也孔叛始自吳橋繼而破登繼
而圍萊凡歷十有八月而始叛之海外平叛所為紀
也然舍此無紀者乎曰有謝監紀有視師紀矣高監
護有稟征紀矣謝防撫有圍城紀矣卽吾郡部院張
公亦有歸國紀矣有則此何以作曰視師東征詳於
叛兵之始末而萊城之危急不及圍城歸國詳於萊
城之危急而叛兵之始末不載是皆未得為全書也
辛卯冬余偶過子塔姜耿西館見其案頭有謝高詩
公紀手攜以歸因作平叛紀圍萊以考則本之視師

紀園萊以後則本之圍城紀至復黃克登又仍本視
師紀以及保萊表忠諸書皆參而用之且開取先正
之議論以附於其下斯不惟叛兵之始末以明萊城
之危急以著且使當季文武諸臣誰為墨守誰為血
戰誰為痛哭而乞師誰為遷帳而縱寇為功為罪靡
不昭然於奕世下矣雖然紀之作不過野老餘聞
纂述舊乘已耳而或且謂其大書特書也似史之綱
其條分縷析也似史之目可以資郡乘可以補明紀
則豈不倏乎敢居哉

康熙重光單闕歲涂月上游美蓉島上逸民毛霽書

平叛記卷上

東萊毛 霜荆石甫編

錫

賀九師

賀九來

贊師陳

校字

賡歌起

辛未崇禎四年

冬閏十一月二十八日登州援凌將士李應元等

於吳橋

吳橋縣名屬
直隸河間府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3 4

毛荆石曰吳橋之變起謀者有應元之父九成矣
同事者有應元之帥有德矣以城應者有耿仲明
檄光福等天矣何為歸之應元春秋之書郊郭伐
宋也獨先邦人誅其意也此之首應元亦原此例
耳

先是大司馬梁廷棟議築城凌河

在廣寧府

以為

恢復遠計工甫畢凌城失陷報聞復命修築遠
帥祖大壽帥勁師護城築之役仍選精卒星夜前
赴以作聲援時部檄登萊巡撫孫元化

字火東嘉
定人以乙

楊靖遠授兵部主事後督前遠受如梁大司馬時
方被召川人推三山楊為死地元化曰得開唐登
萊

標下勁兵泛海赴羅州鹽場

會兵覺華

島名在
寧遠南

託言風汛不利逗遛

不前又令從陸趨關赴寧遠時謂遠乃發遼卒千
人授遊擊孔有德千總李應元往有德故途人

帥毛文龍
子也

驕悍不法初無往意勉強前赴沿途

望至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次於吳橋時官兵屢過
地方多騷擾以故民皆閉門兵無食宿皆怒適
卒與生員相爭有德答之衆遂譁然

時屯兵新城
縣帥王象春

蘇白食鷄犬赤子怒先投其父名帖復親謀其兵
不法狀有德將兵相打負耳兵運替蘇焚燬春子
潛次日千總李應元與其父九成縛有德於演武

場首倡反謀有德從之

九成初為元化市馬馬質
蘇書至兵捕遂與有德遇

遂與應元謀以馮反亦死不
友亦死不如一運疑謀遂凌

回戈東指大肆搶掠

所過無遺

二十九日賊破陵縣

陵縣縣名屬
山東濟南府

十二月初一日賊破臨邑

臨邑縣名
屬濟南府

初二日賊破商河

商河縣名
屬濟南府

初四日賊破齊東

齊東縣名
屬濟南府

城所破諸縣皆劫庫縱囚。時巡撫余大成

字集生

駐劄省城巡按王道純

字懷鶴陝西高陵人天啓乙丑進士

原去賊甚近道純初聞變即移書大成發兵勦捕

大成不信復書云一塊土之兵不宣作鄒魯之閩

道純再起之遂託病請告

初五日賊圍德平

德平縣名
屬濟南府

既而舍去

初六日賊破青城

青城縣名
屬濟南府

巡撫余大成發兵勦賊

余撫以賊勢猖獗發濟南兵命中軍沈廷瑜率之
登武德兵命參將陶廷鑑率之

初七日賊破新城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在籍同
知王彙復舉人王與雙張慷慨死之

新城縣名屬濟南府三輔陝西

三原縣人

新城故多巨族有德至三輔等禦之俱死賊遂入

城吳橋之變象春之子激之故焚殺尤慘

毛判石曰當時舉貢均難者皆格於例不得登至
是少宗伯陳子壯以為請乃爾與象假能俱兇幸
如蘇其貽他器死於貢生激聯
台將時行保贈順天府學教授

初八日陶廷鑑等兵敗於阮城

時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士驕怯畧無鬪志廷瑜

臨陣尚兼肩輿至阮城店與賊遇濟兵先避賊遂

乘之大敗德兵殺傷為多廷鑑等俱遁還

詔巡撫余大成孫元化進兵會勦

事聞命兩撫速行捕勦

防撫孫元化移檄招安

是時賊見我兵將合且槍掠得志遂整兵而東不
復攻城元化聞報初亦不信謂必別處逃兵藉口

於登兵也既知有德果叛乃移檄招安兼檄郡縣不許截殺賊遂得安意長驅無敢一矢加遺者

十二日巡撫余大成移鎮追賊防撫孫元化亦帥師遊之尋俱引還

大成差官乙邦才

字奇山青州人

招安賊相打四十放回

元化屢遣人入賊營諭令歸命賊佯應之元化因

遣大成書曰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

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元化亦師次黃山館而返

期來三日當元之時賊者謂兩撫前後夾擊則賊可盡殲而惜乎其以招安自惑也

毛謂石曰余大成不足責矣至孫元化因請饒者也以一一相駁廣開府嚴宗任之不為不登矣乃

部下一致刑至被數城而猶不信及知其果欲矣後欲以招安結局致陷而都生靈塗炭請懲繫商

地者固如是乎後復西市之法法不足以蔽其辜矣

附考 邦才後至總兵官為史可法部將以獲死

十三日萊州府知府朱萬年示城守約

朱字鶴南貴州人

一議收斂凡官吏師生人等有願入城守者聽在

城婦女一人不許出城違者重治 一凡縉紳百

姓有糧草在外者許速搬運入城以備自用凡城

內一粒一草不許移出以資敵人 一十守路口

命立柵欄一座責令附近居民輪流看守至定更
後卽行封鎖非奉令箭不許擅開五更後聽礮啓
鎖失機者重治一有疾病生產緊急事情許執
燈往來以便聽識訊問的實方許放行仍不許夜
聚飲賭以生事端違者以軍法從事一十家爲
一牌鄉地挨戶清查如一戶男婦共幾名口某人
年若干歲某處人係何生理或男若干歲何生理
或弟若干歲何生理不許隱漏一人遇有外事警
居已死者一例入冊新來者取其保結方容在內

若無保結卽令移居出城以杜不虞牌內有違行
不端跡跡詭異者卽公同舉首如有容隱事登十
家連坐一每牌備麻搭五把火鈎五杆以防火
災仍於各家門首設水缸一箇若遇有火止許本
牌十家互相撲滅不許別牌來援以防姦究竊取
財物其左右兩牌人等各持猛棍站立門首若有
忙亂招呼鼓衆者以姦細論一牌冊已定卽查
冊內每戶取壯丁一名編派城頭以充垛夫一
築城周圍三里十八步城垛共一千七百七十八

筒並大樓角樓馬面量安紅尼大墩一專用四輪
車駕之以便轉移即動且防退崩傷人之患 一
守垛之夫各置猛棍一棍高出人頭粗如鷲卵每
十觔為度務以堅實之木為之 一每垛置箭簾
一挂既可避矢亦可蔽敵人眼目我更可以陰施
一破矢必一每隔一垛用執石壘之高厚皆與垛齊
上堆雷石以禦敵人 一五垛置一小燈十垛置
一大燈用長杆引索挑出城外燈下以石墜之燈
上另有燈蓋以免搖動溼滅之患或用鐵籠即然

乾柴以省油燭更便也 一每垛派守門夫五人
至夜每人守一更為度令箭不時巡查盡則止用
一人其四人下城各作生理有警為警務必各守
其地達者以軍法從事 一城垛夫並守柵欄人
夫俱備柳營有警不許喧嘩違者以姦細論 一
敵人攻城多用雲梯以矢石禦之多不得近至城
下或已豎起即用鈎鈎住提上城頭或用撞杆撞
之可應手而碎或鈎住梯左又住梯右順城一推
無不斜倒零碎者 一葉營防汛三山女姑海口

者俱撤回派守城頭柴膠靈鷲雄五衛所春班邊
軍俱題留在城一同護守六大樓角樓下各屯
軍五百盡則升旗夜則掛燈有警以此為號一處
有事只令左右屯兵救援其他不許亂動以防措
東學西之虞一城守人衆錢糧易盡倉穀支發
勢必不足擇日齊集城隍廟各出義助銀兩數目
登記各人名下銀數少姓粟少者公議另加一
城守人衆公議餉兵其稍有力者兩家輪流不得
壓各推諉以取罪戾一四門四角重地專任有

同武職協同以在城爲紳謀畫指控惡惡約束

一敵在近郊貧民勢必乏食擇日約衆紳設席
民公議某家糶若干石並議定價值不使藉勒發
使不堪一賣官柴查官房棚廠倒塌無用者悉
令拆毀劈柴出賣每觔定價銀二分一四大樓
前各壘牆一堵以護樓門樓中坐臥可藉無恐
一城下四門外各壘大牆以護城門周圍亦壘矮
牆以護避難諸人一南北二門各置千觔鐵葉
船一具上用大繩引繫滑車以便啓閉提撥

十八日賊抵棗州

賊以棗州為要

前計一月賊赴援過棗時朱守知其必叛以牛藩厚事於節賊甚德之至是賊回遣人向朱守曰朱上臺勿恐前厚淳之恩終不致忘也秋毫無犯而去

二十二日賊抵登州

賊以登州為要

賊至登駐兵城南密神山孫元化命標將販煮率逾兵駐城外總兵張可大亦發南兵拒戰時備再回遣人招安賊不聽夜攻城西保擊卻之

附記 先是登州有一道人呼於市曰張靈王一箇錫瓜兒也不得與人與之錢不受與之食亦不食至是遂不見

壬申五年

泰正月初二日我師及賊戰于城東敗績

我師與賊戰自兵方勝張燾所率遊兵遽引退南兵遂敗殺傷殆盡燾卻兵半降賊

初三日賊破登州總兵張可大鄉紳張璠死之

燾兵降賊者復詐來歸城內士民咸言不可當事許之於是賊俱混入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

密謀內應是夜舉火有德等遂從東門殺入城陷
 元化方在城頭引刀自刎不死為賊擁去登州道
 宋光蘭監軍道王徽登府縣官皆為賊擄惟總兵
 張可大自縊於水城鄉紳張瑾罵賊遇害妻子皆
 赴井死是時尚有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
 四餉銀十萬紅尼大礮二十餘位西洋礮三百位
 其餘火器甲仗不可勝數皆為賊有居民男女數

十萬殺劫淫污備極慘酷

謝泉三日按登州僻在海隅阻山負海素饒荒阻
 自逾土淪亡逾人渡海散處于各島及諸州縣甚

何毛文龍收拾遺棄自為一軍東江之師以登州
 為孔道歲餉八十萬皆從登海往於是際極成象
 往平定懷後四衛之策者欲從登海渡河始設延
 撫練兵治器分兵處日天下之謀兵既別者幾託
 足焉道地既險一切廢掃布帛之利由是轉輸
 高積實集登之繁富逆甲六郡然登人在地方類
 不相安者久已憂之自孫元化為巡撫元化既
 在登文安言登人可用於是多以遊人補伍劉五
 湖綠香成於筑文龍死後是中有德等幾數四
 之變神下義于耿仲明李九成孔有德等幾數四
 方既而孫登資緣為將此輩素饒悍貪婪不知法
 度視登州為食穴欲得而甘心焉非一朝一夕三
 人中取仲明尤多權智李九成敢勇善戰六賊之
 破九處衝鋒登州之陷仲明內應二賊尤罪魁也
 趙黃門士張壯節合傳口張可大字觀甫其先
 孝臨人世業南京羽林左衛指揮登萬曆二十九
 年武進士歷浙江都司調守儀真貢船被劫於航
 山許繪其壯陸陽電參將征察用黑番為騎導入

其洞平之洞舟而修城隍樓築畢灌田兵民咸悅
 之香商錦孔可大譜練器鈔兼善詩古文公餘雅
 發授登一第一深簡簡如儒者任階京著錦衣志
 等書人稱孫亮臨取東總兵官時崇禎元年也會
 三方佈置之議起登業為神京門尹主客兵雜處
 新舊銅兼支繁項無儲可大至定經制法冗習外
 地宜水營為汛守內地宜陸營為城守備禦廣而
 先省浮餉二十餘萬先添項或裁減南關候或疏
 築兵城屬河大以鹽場口居兩山關其隘可守外
 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海關十餘里首尾易
 傾更設統城於黃金山最高頂而全州壑於磐石
 矣運漢計城之成咸濟者乃厥高麗貢道樁由山
 海關連陽失後改由登榮可大以嚴船往來內地
 窳究易生靖從登華島登陸乃由關門入皆未雨
 之等也妖賊作亂氣至萬餘箇采可大破走之二
 年冬京城戒嚴奉詔勤王三年運鎮至四年而登
 兵有兵恃之變先是名帥文龍孫茂為屯人孔有

廷等踰隄鹿下文龍律如喜優有德善亦崇為文
 龍用文龍處海外地有泰根我快張失實事亦有
 之然於國家形勢則地甚重鎮也及文崇煥出督
 關門文龍職危難制縱文龍能代者於有能
 等亦能以文龍之有德符既失所依實為無
 聊又心憐文龍無罪極受辱詎快仗勢思拔障
 而趨未得其會也四年大改河告急登撫孫元化
 建議欲復邊土五用奄人趁機十二月用邊將於
 足令有德等率兵千餘人赴援十二月用邊將於
 天大雨雪以市民鬪食物空糞運劫庫穀官而有
 德等家口皆在聖城乃倒戈而回破旂邊州縣盡
 肆焚劫新城受禍尤慘不火開變至乘兵往至朱
 橋驛值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大舉西行及登城
 被圍欲乘其初集勸兵出戰又皆禁之分可大汎
 不聽欲乘其初集勸兵出戰又皆禁之分可大汎
 身守水關而令遊擊張黃勳之未及交綏黃兵反
 與有德等合脫向三十四人求入登門納之次早
 有德等攻城昨所入三十四人操臂大呼全滅應

為五年正月城陷可大分守水城知勢不可為解
浙派大將虎符授與吳據城開道歸山東上之
殺其妾陳氏還自還於晉州之太平樓
後擊優師而登壽堂於天津
趙吉士行取推官來公傳曰張登字
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推官為治嚴明絕請弊
家法民服起為神政祭冠全督撫授交薦崇禎
年與樂陽宋攻法行取入罪時州州來為樞為吏
朱科舊制臺省樂七而官得成開書事閣命大臣
一爰詳詳變不安而人成民之併史猶於
憲惟六科無所統屬地而府道更尊史掌科操
百官贊石然於六科中尤為自負資若外吏趨
揚必參門者錢乃得通姓名理往經所平門者有
願言振素則直不能恐者之為語以為其體也
不悅張政為給事中而擢理授府而知張大慈
法政行嗜飲對風上問舉舉應其便也也宋勤
選遺奔競鳴樞樞論之達請河州判官未建
通五年正月叛兵逼登州張率家乘乘舟拒守城

命總兵楊御藩王洪劉國柱統兵會勦州人楊肇基
登州既陷東省大震報至上命遣治元化張燾及
上命遣治孫元化張燾等官

道府兼官

命總兵楊御藩王洪劉國柱統兵會勦州人楊肇基

子年少勇而多機畧王翰林人王咸
之子體肥胖恆怯之狀一見而知
時梁廷棟已罷熊明遇
為本兵

於是調通州兵以副總兵楊御藩統之凡山東之
師皆屬焉加總攝銜調天津兵以總兵王洪統之

調保定兵以總兵劉國柱統之各刻期赴勤
李九成孔有德自稱爲都元帥山東之
賊部署營伍僞授官爵韓都元帥印自稱替天行
道都元帥推李九成爲首有德次之耿仲明自稱
都督括民間金帛子女用巡撫開防撥取州縣餉
銀資萬金徧爲誘令同反

初五日巡撫余大成領援兵如萊

大成聞登州已失入萊爲守禦計然束手無策唯
閉戶誦經而已分遣策營官兵以副將張奇功率

五百人守黃縣以水寨營守三山以左右營守平
度即墨至兵調發客兵驛騷

初六日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張忻至自京師忻字

號北海天啓
乙丑進士

張忻字

張以左遷浙江蕩幕便道歸省甫入門朱太守馳

往謁之告以余撫軍提兵在府已經旬日殊無東
意而參將余五化者日與賊通且濟南鋒營兵日

索稿無餉恐內變幸公一言張卽謁余力言先逐

余五化以清姦細請徐府守

名從於浙江海鹽以
人時爲武後遣

監軍醫班軍以時城余皆嘉納行之而余五化則

尚未遂也

余與有德為八拜妻子在堂有德俱養侍如禮

余亦言及之

客兵謀為亂余曰小民日與戰且無南軍營矣

客兵訛言欲為內應以夜舉流星為號幸臨清營

世其機朱太守多方誠諭稍費厚賞仍勸紳紳稿

之一面逐戶清查謹卷柵多設兵丁夜巡三令五

申居民出戶者死至夜兩見流星遍天而城中闕

然無一譁者

初七日驟兵餉

萊郡紳衿齊集城隍廟公議請銀以充守城軍丁

工食

毛荆石曰張黃門孔毅及于芳功忻共捐銀一千兩時先居為志生亦捐銀二百兩餘未詳

斥逐城士庶

是日南門內欲逐城者蠅集或貴易賤服或女扮

男散朱太守以法斥之者三眾乃驚散

毀關廟祠廟

朱太守命毀西關大士海神二閣以防攻城撤南

關開帝祠以防伏姦

十二日賊隨入送孫元化梁丹崖書於余大成
是時登州文武略官及鄉紳賊皆幽繫大崖靈其
指使偽撰揭遺書大成欲令具疏招安其大意欲
朝廷與登州並所屬八縣然後投順年年納贖
立功報効嗚呼無論識與不識賊髮指眼其毒露
氣狂肆而賊之心腹參將余五化在大成所力言可
撫大成得書揭為聞於朝惟巡按王遵統抗言不
可公論寔之

十三日賊破黃縣知縣吳世揚縣丞張國輔參將張

奇功守備熊奮謂死之

奇功屬登州府世揚

奇功為萊州參將時將離任慷慨力請守黃以障
萊余撫僅與老弱兵三百賊自十一日攻黃張死
守不能下至十三日賊自南城入兵民多潰張猶
奮臂大呼持刀斫殺賊十二三人賊盡擁土力竭
遂為賊執肢解之

趙士詰曰張參將真定人也魁梧善戰叛賊過萊
請察夜擊之不可余撫使帥兵三百守黃請濟

師弗許賊至城陷公
手刃猶殺十八人哀哉

射狼獸飽自西來請擊焉公亦壯哉棄手卷燕綠
底寧英雄至死有餘哀

附考 士誥字伯濟掖人甲中避兵松嶽山遂不
歸與子董煥耕海止著石室讀詩述文年譜
定宮詞各十八卷
弟子卷

官紳分汎守城

被黃報至萊郡官紳公議上城協守知府朱萬年

守南門同知寇化山西榆次人萬守東門通判任

棟人陝西守北門掖縣知縣洪恩照河南息縣守西

門御紳則考功張忻御史姜兆張字晴行御史

趙亂昌號芝庵守西南角御史毛九華號六島大

守徐廷松號人守東南角副使單拱辰字天日

光祿姜啓哲字鏡明守西北角

最北海日初守西北角

再禁逃城

朱太守出示曰共此城即共此城安危無論權豪

貴要敢有先去以為民望者本府沒不與之俱生

示後閩郡凜然

附記 黃驛范相公下地在籍關發失守攜家移

居萊城既見黃驛後殺出城西去國詩取掛軍令

箭提橫出南門為未成行來公急赴院講云細紳

民所仰視不可令去以為民望當專以為苑官客

居不可以飾論朱公脫冠拂地曰老大人只管
得早職官為難管早職封疆今日之事早職一身
任之請老大人勿為進位之謀言畢率生員二十
人各持猛棍環口設有此門者打死無論午後
荒草津三十人撤男女精二乘至門下跪

又北海張公開要路亦欲攜家就任朱公特出一
示云連日東信緊急百姓各欲逃避張官聞信連
夜至業共守封疆論身家性命張官與爾等自有
輕重乃捨身保義以全城池本府不勝仲重自此
張公沐後

十五日內齊翟昇以右軍至

昇至見一切防禦喜謂朱守曰都人咸稱公之才
以今觀之殆不虛也

草巡撫余大成職尋遠治

是時言官交章論大成畏縮失機有旨革職聽勘
未幾遠治

十七日以徐從治為山東巡撫謝遠為登萊巡撫

部石湖
廣人

原任巡撫謝遠時在刑部獄廷臣多言其才畧可
用上命出之擢登萊巡撫星馳受事

二十一日武德監軍道徐從治至

徐公素諳兵機朱守喜曰得此人吾養生矣聞城

兵民俱驅

遷余五化於兗州

時五化未去張孝功謁徐公言余五化尚在肘腋恐有內變徐卽力言於余撫立廢一牌押五化往

兗州趣兵實取其兵丁馬匹也

二十二日總鎮楊御蕃王洪各將兵至

萊州進宋獻以齎抹還

宋深陽人進士

尋以憂去

知府宋萬年署遼事

二十五日總鎮楊御蕃王洪帥師東征

鄉民饋食者幾二千洗兵士驩呼

二十八日我師次於新城

新城鎮名距振縣八十里

二十九日戰於新城我師敗績

賊率衆來迎津兵先潰王洪遁回御蕃被圍乃夜

半晝突賊營而出楊師得全

最北海曰王楊各列兩營王洪領津兵立於一山頭上入暮時未到而王營先潰王洪騎奔馬先遁賊始攻楊營攻打一日一夜不能破時賊已遁去細於宋橋各道境斷糧草楊兵一日夜未得食

通引

三十日登萊巡撫謝建至

隨行官丁止二十餘人

公自說自余以月之二十一日午刻出都門計程
千七百里介焉而馳費日有九程此補書根無羽
翰留下車與撫院徐有字相器自臨京一別經十
六年言念嗚呼光景倏傳乍見細疑變相悲各同
年誠善

附記 公拜客時稱
拉頓折雙委於地

二月初一日巡撫徐從治謝建俱於萊州蒞任

內府徐得時以左軍至

徐字
撫字

兵潰報至

張考功等正在徐撫座王洪遣人持令箭來報王

揚全軍覆沒眾俱失色徐撫曰縱敵不至此及午

揚使至始知王先敗逃揚尚堅壁

巡撫謝建命都司鮑守正製火器

已後謝於東察院到任畢卽料理守城事長隨有

都司鮑守正善火器卽命入局製萬人敵轟天雷

火箭火毯等項陸續運至城頭

初二日總兵楊御蕃入城協守

王揚二總戎先後回駐割城外兩撫出城細詢兵

潰之由王僅餘三百騎楊猶獲全師而返時各兵
前無見糧後有追寇相率西奔因議遣王洪退鎮
澤縣雷楊鎮下家丁三百人資為捍禦一臂士民
疑畏堅不肯內謝撫諭之曰無兵無將城誰為守
既不靖當為爾輩任之眾始帖然

錢贊伯曰按歸國北初三日辰時賊已將至楊鎮
向練三百為其前門外徐備賊呼入而朱壽伯與
翰生擒探不波趙芝與與余以百口保之
始營屬焉楊人張以為初三日事與謝異

徵副將吳安邦沿途收諸兵折造器械
恐以資敵也得換牌三車銅大將軍一位

徵檢縣挑選各社精銳鄉兵赴城列守

徵萊屬圍練鄉兵以備不虞

初三日賊至萊州

卯時前撥秦大鶴等報賊前鋒五百騎已至平里

店

距城三十里

登拜望之已後見賊從東北嚮西南勢

甚飄忽一營於城東碑兒坡

距城五里

一營於城西福

祿山

距城五里

四面繞城聯絡下營十四五處而遊騎

則星擊電馳或舞刀以示威或聞關以搜伏抵暮

列炬四周光燄徹天然未攻城也

附記 是日朱太守差令書辦探賊營孔有德曰
者朱太爺面壯不攻城只在城外噴馬便上南京
撫鎮等官分汛守城

徐撫院楊總戎駐西門謝防院徐內府駐東門翟
內府駐北門

建撫孫元化等下詔獄

賊用仲明謀放孫元化宋光蘭等還泛海至天津
津撫奏聞俱逮下獄

初四日賊攻城

寅時賊移一營於演武場毆所擄難民於前而繼

以精銳爲雲梯執旗攻東北角甚厲伐樹填濬
城附近城薄暮轉攻北門及東南角賊殺獲擁勢
若平吞積糧饌內下善火器分派迭擊而列守員
役亦無不致死力者殲賊無算委屍於濠達曙方
退

初五日賊攻城

賊攻東北正北西北正東正西凡五處礮矢如雨
城頭分禦之傷賊甚眾薄暮專攻西面我兵仍擊
卻之此兩日初交賊鋒人頗有懼色賴謝撫法嚴

故人皆用命無敢譁怯入賊寨勸令歸備賊初六日絕人焚賊攻城具其善事文西面與賊賊未列營潛逸四圍悉行焚掠乃絕人火其近寨所遺雲梯換牌門扇並獲其器械無算

下接院監視塘報

漏下三鼓謝撫遣標下聽用官曲嘯武等偷賊營詣青州下接院並監視塘報

初七日揭守城款於樓頭

大書守城六款揭之樓頭

檄招遠等處募義勇後登州一解

兩撫密遣標下家下謝一勇等持檄分行招遠萊

陽福山樓震文登五騎領每處給空劄三張令其

招募義勇為恢復登州之計更遣一諭帖為守登

城繆為款語蓋聊以疑之不問其應否也

遣人齎奏

遣聽用百戶孫啓元班軍張典往京齎奏報到任

並請旗牌報賊情並請兵馬疏一通

臣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崇禎五年正月

二十九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題
奉聖旨是徐從治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寫敕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臣卽望闕叩頭謝恩訖隨於本日
淮原任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余大成咨送原欽
奉嚴處預備倉糧查閱民兵督發班軍督催薊鎮
宣大糧餉督催漕糧轉輸五道遠字三百八十九
號符驗一道令旗令牌八面副萬字三千二百七
十二號巡撫山東銅關防一顆拉吏卷等項各交

代與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自崇禎二年五月間
蒙聖恩俯允順天撫按為臣代題休致有安於一
丘一壑之內矣詎期聖明采及薪菲起臣田間臣
聞命促裝於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任自
登城失守全省震驚舊撫臣余大成題臣監軍因
於五年正月十二日檄臣邁往遂於念一日馳至
榮州府而黃縣又先失矣與撫臣余大成鎮臣楊
御藩王洪擇二十五日進兵伏蒙聖恩垂念時事
孔棘命臣巡撫重任臣自惟碌碌庸才卽時平猶

難致理况軍務有午之日手拜命飲冰於二月初
一日與登萊撫臣謝建同日到任政在商確調兵
勦賊之計而初三日賊已卷至城下四面圍繞不
能齋泰候至初六日始遣人縋城而下僅移塘報
二封於監視臣呂直接臣王道純求其轉聞未卜
能達否初七日颶風竟日賊氛或少斂後遣官齎
奏日來情形危迫之狀隨在塘報中不敢多贅但
望援不至臣雖同防臣謝建總兵楊御蕃監視太
監徐得時翟昇普眾死守恐難久持伏乞聖明白

為社稷計急救兵部調馬兵六七千星馳前來或
可保全萊州一塊土地臣與監視臣呂直及防臣
謝建按臣王道純議勦長策滅此而後朝食定不
以賊若君父憂也為此今將到任日期並收掌過
符驗旗牌開防緣緣理合具本專差官郭尚文齎
捧謹具奏聞

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申時據署總兵甯楊御蕃
塘報內稱正月三十日午時有馬賊七千餘人自
未時與鎮營衝打御蕃親督兵丁去營濠邊與賊

對射至酉時賊留二千餘人在營東安營其餘復
攻圍西南山天津營至一更時各相對列營至初
二日辰時賊兵四圍津營又到步賊萬餘架紅巨
夫礮並大將軍等礮重疊圍攻各營只望見津營
差將官陳奇功與賊購撫兩邊差人往來不絕賊
忽將津營衝開王總兵似領馬兵衝出不知向往
賊眾遂踞津營本營與鋒營萬分危急且輜重不
接乞速發援兵以救危急倘誤時刻不可言矣理
合塘報初二日辰時又據楊御蕃塘報內稱初一

日卯時賊拔營齊來用紅巨大礮五位大將軍三
百餘位攻圍鎮營二日夜時無暇刻本鎮親督兵
丁與賊對射用礮打死賊兵數百賊眾攻圍愈急
二日夜官兵俱無食用大礮三十餘位炸破二十
四位火藥鎗子俱無各兵至酉時奮力撲殺一處
賊兵漸退南山步兵不能遠追各丁剗級一百二
十九顆拾招旗十四杆隨收兵暫回萊府俟援兵
盡集一奮勦滅有功員役並礮傷官兵馬匹查明
另報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監視登魯太監呂直

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璉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王道純看得天津總兵王洪初時見其軀
龐腫而氣蕭索動稱賊勢眾大有談虎色變之意
及至新城扎營與各營相距甚遠彼此難以救援
幸彘丁馳勇力護木將濟圍而出賊且踞其營取
其火器以打我兵孰非王洪階之屬也如無後救
難道前懸津營先潰各營動搖幸楊御蓋傳令鎮
定自辰至酉與賊攻打數陣殺賊無算火藥鎗子
俱盡糧草阻隔夜劫賊營全師而還功有足多焉

若揚御蕃者慷慨激烈誓不與賊俱生鼓舞奮揚
能使各兵用命膽畧俱備綽有父風所當急為獎
勵以表膚功者也但賊實有馬騎五千步卒萬餘
而我之馬騎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眾寡不敵
卽萊城危於縲卵萬平其何日乎伏乞敕下兵部
急調馳勇馬兵萬餘星馳前來協剿便可刻期奏
效矣緣係緊急軍情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官李敦厚齎捧謹題

賊四出搶掠

百里之內房屋盡為燒燬男婦皆為殺掠矣

賊殺渡士王琮

趙士詰曰琮貧而好古性迂拙自號木石居城北之澗流仰賊至不避為所執不屈死之

郭揚率鄉兵集賊死之

趙士詰曰揚長幹多力率鄉兵集賊斃其一眾黨不獲竟命賊害揚妻因寡交復免其為鄉帥者

初八月賊發騎西行

賊發騎數百西向似有探我援兵之意

田悅謂在與孫德沙引少西城樓上和距樓二尺許賊暗發一矢發卒從中經過者座右開扉上射賊

初九日賊四面攻城我兵禦御之傷一賊墮刃

辰時賊敗集難氏擁雲梯輦車各數十乘四面環

攻卽西城一面三處受敵我兵用礮礮木石極力

射打傷賊甚眾內傷辮衣頭目一名賊號泣擡去

有難民來歸

謝以難民為賊迫脅傳令乘使逃走一闕而散

百一十人俱赴南門下背牆而立城上投以飯食

初十日賊掘隧道絕都司王泰初百戶白仲仁等
民擒賊獲徐夢麟必歸會令果對安一關而
黎明賊列隊伍掌號放銃狀若赴敵乃暗於東北
角掘兩隧道謝撫命標下都司王泰初棗州衛百
戶白仲仁三鼓進城率城南難民密殺掘洞之賊
鍾秉弔橋被一賊驚乎不果遂執此賊以入詢鞠
供稱姓徐名夢麟挾入投孔有德下王從友充為
前探舉心腹寄之矣前日曾伺官兵消息暗入棗
州且云賊細作甚夥棗道旗鼓吳恭謙登州水營

奈五化其魁也初賊視衆備登謂取之當如摧枯
不意屢攻屢挫且妄意圖六月將不攻自破又言
列位老爺不要驚大真孔總爺已用金珠蔘貂託
孫防院進京實閣部主撫就剋了棗州也只是撫
云云審說卽梟以殉

賊分兵攻平度

平度州名屬棗州府距府百三十里

五十六號賊會棗州

賊紮標旗十二杆兵六百攻取平度

十一日賊築礮臺於西弔橋外

賊於西弔橋外先豎門扇遮蔽內用土木開臺層

臺一臺高與城埒上置西洋大礮對城攻打準如
十射的

賊穴東北角城二林立六百步

賊穴於東北角城內射五六處撫院命榮州

衛幕軍犯等益城圍射穴掘濠深一丈闊三尺懸

大窰銅鐵響器於內令人靜聽以察遠近又與

十二日賊攻東北角城

辰時賊於東北角架紅巨大礮三面環攻鐵子大

如升小如拳重七八斤不等有重十餘斤者擊角

樓城口並守城人鹿聲盡粉遂取所造木梁礮之

用水溼綿被遮其上我兵雖不無損傷而捍禦益

力至酉賊乃引去

發贊伯曰歸開記宗礮取
攻乃十三日事與謝記異

賊運登州紅巨礮至

賊駕牛車運紅巨大礮七八位入營每位用牛四

頭皆重二三千觔

十三日下按院塘報

賊陷平慶知州陳所問州同廕亂吏目房增偉死

之陳存密之文安人萬戶乙酉舉人後昭太常寺少卿于答集

先是有德等遣人招烏取同友旅順將陳有時據
臂而起殺周衛二將率旅眾七八千人渡海從叛
賊彘益張於初十日攻平度至是城陷州守自縊
無何賊弭去我兵復入據之

十四日賊西門破臺

賊於西門所築臺上將樹枝門片紛紛投下意欲
續滾飛渡徐撫軍懸元寶三鏡數壯士共二十五
人奮勇持火罐無之慮與守賊立刻懷裏逆斃死

一頭目賊

十五日賊復築礮臺於西門外

登州庫藏鑿子女玉帛已盡入有德等手有時兵
無所得每言空反一場諸賊約攻破萊州所得盡
與有時時故亡賴敢戰兼垂涎新入蓋並力死攻
因前臺被焚復退築一臺左右各作臺翼之時而
為三移礮於上

東北角掘礮及城

賊復築臺於東北角而所掘地道五處則皆已穿

至城根懸飛石擲之不能中人必憂惶
芙蓉島存船又疑

午刻城柱樓上望見芙蓉島船可三十艘疑是賊
所設疑兵島兵有識者謂是神試左營參軍彭有

樂領川兵從海上來援也遂於是夜差家丁孫高

捷往探之彭湖廣
在賊人一遊精細文於乘賊敗時

之賊使人焚賊洞其王山人

下斷撫於東城以專又愚賊賊初驚射後顧之而笑

而募人下城刺洞迤東西洞漸次焚燬賊所掘洞
中以門

仰承下川大柱頂之柱洞土尺許火華榮華相
殆投足及承頂之木柱相斲幾立連洞口而止

唯東北角一洞賊環礮力護拘運如故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疏報軍情王字新宋天
曆己丑進士

奏為二東告變緊急軍情事據東撫徐從治塘報

策帥賈毓祥公書言遼賊自吳橋登岸回步至登

連被數縣屠戮官民搶奪財物似此逆天之狀燕

按諸臣各有本章上達宸覽無容臣贊也臣所特

陳者我皇上有軫念民社之仁而武臣無報國盡

忠之義正月二十五日天津總兵王洪統領津營

軍兵通州副總兵楊御蕃統領沂營鋒營青營軍
兵同至新城鎮與賊相距賊悉眾而來圍繞我營
而王洪先懷畏憚遣人往來與賊講撫賊窺其勢
怯猛力急攻而王營被賊衝破王洪不與之敵畏
避而逃賊遂踞王營借其所遺火礮器械等物復
攻揚營其急率楊御蕃百計周方與賊相持使賊
無隙可乘經兩日夜粒米未曾入口軍兵難於持
久遂夜劫賊營全師入萊以與文武軍民共守萊
城焉由此觀之逆賊之猖狂我兵之搖動皆王洪

一人之罪也設使王洪不先敢畏憚念朝廷養
之思與楊御蕃同心協力誓不與賊俱生安知我
兵之不勝也若我兵一勝則賊勢必歸登斂跡而
不敢前矣又何得於二月初旬乘勢圍萊四面環
攻擊擊民執換牌架雲梯伐木填濠挖洞掏穴以
致我萊城以斗大之區危如累卵文武軍民日日
真水火之中而莫之或寧也哉臣思普天之可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民不被其澤猶且
塵聖明之念而况萊城所繫非小為山左命脈之

關東領登州之咽喉西掛青州之屏障且青州之
西即濟南濟南之西即德州由德州南北以及淮
安通州皆漕運緊要之地萬一萊城不測賊必順
流而下一往無前震動神京內外艱食矣天下大
勢尚忍言乎哉即祈我皇上軫念祖宗二百餘年
之樂土垂憐登萊數千萬戶之生靈急殺主寇軍
兵星夜進剿赴賊勢未熾可一鼓而就擒也

十六日巡按王進純塘報至

內稱援兵已陸續發行只須吾輩耐持數日耳困

知平度已陷州守死焉

賊送贊畫張國臣諭帖及旨意來關此仰之

張守東
字逸東

人

時勦撫之議紛云不一當事主先入言力持撫議
以為必可就緒於是遣兵部主事張國臣來講撫
茲安輯遼人之在東省者是日未刻賊持國臣諭
帖一紙及鈔白旨意一道遣人送關兩撫伐其後

謀御之

十七日賊四面攻城東兵西兵五東東南四面受攻

辰時賊悉眾來攻東北西北正東東南四面受敵
而攻西門尤急從臺上放大礮城垛盡碎用木垛
暫堵而鐵子飛擊勢如穿窬守城士卒殆不能支
楊鎮親冒矢石率眾捍命力鬪至未刻賊被創劇
殆引去是日輕重傷斃數十人死者近十人徐內
府亦於左脇冲舞獲甲厚不入賊人言文林縣
十八日賊鑿城西門總鎮楊御善焚御之

賊仍環攻而攻西門益力守垛者疊木板障身參
差礙目不能外窺賊遂潛身懸門下斧鑿門三四

尺許圍城惴恐楊鎮於城上穿一小竇斜透圍外
用功一夜始達投諸火器燒之賊始焦頭爛額而
去

詳同記曰時賊盡擁城下楊自
抱萬人敢無驚之賊立為灰燼

神武左營參將彭有謀使使來言將兵入援

卽於是夜復差孫高按同彭下人韓子雲持兩撫
諭帖調川兵入援高按於路遇驛阻回子雲不
知所往

下按院塘報

十九日知府朱萬年發兵掩賊

昧爽南門朱郎守發兵三十名突掩賊於睡夢中斬首三級獲盔甲刀槍各一白鏢三簇首飾一包賊負載東行

西城頭望賊俱車驢拖載子女玉帛絡繹而東

二十日撫鎮發兵掩賊

徐撫與防鎮謀出賊不意簡壯士五百人分二隊啓牖出南門一衝南關一衝西關賊手足無措殺傷甚多得賊首四級大礮八位鳥銃四門坐轟二

利標旗四杆馬一匹盔甲四身略見賊屍四集印
鳴金收軍人心大快

備者石曰賊自吳橋發難日無官兵乃
今一泄之無恐不畏死殊無罪則之意

二十一日神武左營參將彭有謨帥師入援

有謨原領川兵防守旅順未文移兵護登因自海
破浪而來知登陷圍萊蓬率兵入萊郡北海將船
新屯三山暮屯芙蓉往來無定晝則振鐸鼓吹夜
則燈火鳴鉦賊邏措騎五百往來護之以防登岸
是日夜半仍令舟中燈火鼓吹如故以誘敵人乃

自率人三百潛從小石島上海步行結陳前進至
漢武塲爲賊營巢彭分爲兩翼各架大小礮用長
刀護之且戰且行賊屢圍屢卻自濠外入濠內按
步徐行無驚追狀啓南門受之軍容甚盛士民觀
者如堵無不喜躍有三十二人以不知路徑爲賊
所截遺棄礮數尊咸言可惜彭笑曰翌日卽當取
還耳時得彭兵楊帥之勢益振彭聞東北角掘洞
將崩遂率所部兵守之時韓子雲亦在麾下詢之
蓋十八夜遇運賊與孫高捷相失子雲獨前揮刀

戰退四賊始能以信符沒師行壯哉。城中兜鑿
舊制用紅彭將因敵以紅帽爲號恐難於識別下
令以黑色易之。川兵未入之時每以多藥鼓傷
礮鏡致死多人至彭將入城礮之大小藥之多寡
方各有定數又每藥一觔以紙作一包急忙中便
無差錯又入鉛子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氈塞緊
倘礮口向下便無墜脫之虞

紅尼

硝一觔

觔

黃一兩八錢

灰三兩二錢

滅鹵

硝一觔

觔

黃二兩

灰二兩四錢

霹雷

硝十觔

黃三觔半

灰一觔半

震雷

硝四兩

黃一兩二錢

灰六錢

信一錢二分

蜜陀僧六錢

斑毛五錢

右用燒酒調勻日晒不見炭

西洋

硝一觔

黃一兩八錢

灰三兩

三眼

硝一觔

黃二兩

灰二兩五錢

飛燕

硝一觔

黃五錢

灰五錢

地鼠

硝十兩

黃八分

灰三錢

火礮

硝十兩

黃五合

灰三兩五錢

小火礮

硝一觔

黃五錢六分

灰五錢六分

火線

硝十兩

黃不用亦可五錢五分

灰五兩四錢

萬敵

硝一觔

黃三兩二錢

灰二兩八錢

張北海曰自入投以亞解圍凡二百餘年彭同兵士未嘗有片刻居停之暇點日與塔史備兵強市人一物節制之兵於此是之謝都石曰彭參將膽勇沉毅屢克於地御卒更嚴竟日無敢譁者北海拔余書述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家樂以似之

二十二月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按院差人至則十三日所差塘報也云主客

兵萬計已抵昌邑

昌邑縣屬萊州府寶叩之尚屬

虛談緣王洪兵無紀律掠民更甚於賊反虛張賊
貽欲掩其失故聞者皆縮不進耳

諸語石曰武官怕死則已矣又
從而簡忍乎命之極深悲允

濟南營中軍朱延祿龍平度取之

朱中軍投進稟帖報前濟德詩潢兵復為王按院

宋登道

名之鶴山西靈石
人天啓壬戌進士

招集暗襲平度取之諸

兵據城列守為進取計兵約三千人

宋登道聞臣登道宋之僞以書稟至為賊求撫

午刻賊持張登畫書一封宋登道稟帖一通皆為

賊求撫而賊殊畧無撫意謝撫回札有城下之盟

取不能從等語

賊入東北隧道

薄暮見賊百餘人窺入東北隧道抽執石夏夏有

聲撫鎮及鄉紳謀發兵撻之往常出由南門未啟

牖而賊覺之故每出不利今改從北門以攻其不

備而北門土塞堅厚守北門任別駕禪窮夜之力

竭盡始啓一扉魚貫而出為賊所覺不果

二十三日焚賊洞城東北角崩賊三上三御之

黎明師出北門引兵馳勇絕倫徑圍賊壘各兵鼓
銳乘之決壘噴箭洞齊登洞中賊位皆燬燼果
奪大礮七位及其火藥而返方賀戰勝不意賊預
藏火礮於地道中火引藥發賊忽震裂軌挫而土
亦崩河二丈許角樓半圯礎落柱欹一賊目赫服
施盡鄉婦處望拜一礮擊中扶扛而去羣賊呼譟
急攻城上礮石如雨相持至申稍引去四鼓後
有賊突至意塌處可以平步而上乃三上而三御

之賊之斃於礮者不可數計賊始氣沮方樓之崩
中懷枕阻不意據險斃賊反倍他處皆彭參武與
麾下力戰之功也

附記 聖早朱太守奉命
士民向於多焚貨再建之功

二十四日築重城

東北角已陷城垣單薄謝撫遂檄萊州衛指揮陳
洪謨經歷王化聽用主簿張九叙集材鳩工勸築
月臺索木為膚內實以上土約用班軍門夫三百人
初運土以登頗疑俯仰命以布袋易之凡六晝夜

而告成

自南城北而西長二十丈高三丈五尺闊二丈從於上佳女牆高六尺厚六尺長如

之卜施

儼然又一紫墉

附立 設設也 鄉紳各輸米無數而李之茂尤多士子婦女老幼皆貢土操築焉李字南居

而撫咨韻請師

謝撫與徐撫會稿遣郭尚文進京啓樞部代題請

師謝起草而徐正之

臣徐從治謹題為援兵一步不前城守萬分危急

伏乞聖明軫念封疆急敕進兵以解危城再調馬

騎萬餘以圖善後事臣自二月初一日在萊州府

到任管事初三日賊即圍城初四日攻起距今二

十二日矣僅於初七日使人下城齎奏到任日期

竝咨兵部塘報嗣後節次塘報俱送按臣王道純

監視臣呂直求其代題諸兵不知曾達御覽否自

初八以後屢攻屢御轉御轉攻中開危迫之狀未

易殫述而最受害者在紅崖大礮鐵子每箇重六

斤觸之即折城堞盡傾守堞者無處站立至十七

十八兩晝夜很攻西門穴門以入幾陷矣圍城男

婦震號多方捍禦幸獲保全二十一日參將彭有

漢因臣與防臣謝璉督牌調援卽帶領川湖官兵
五百員名從島上來援本官忠肝義膽朝識沉機
立斬姦寇奔志泉等十餘人誓不與賊俱生一聞
調援卽能以五百人徑衝賊營入城連日搏戰捍
禦實嘉賴之卽飛將軍楊以加焉以視王洪之擁
兵千餘而惟怯氣倭遇賊先奔且布散流言虛張
賊焰俾援兵善縮不敢前皆王洪階之禍也事平
之後賞罰自有公典誰敢假之二十三日賊於東
北角掏成隧道將藏地雷火延機發城忽震塌可

一丈許崩樓半圮士氣益悖賊得意急攻盡摧而
止者三總兵楊御善參將彭省讓率兵五百之第
恐千丈之既潰於蟻穴存亡乃呼發開事雖臣等
殫慮竭智往往以少擊眾奈金湯已有取可乘而
心力已消耗殆盡盼望援兵雖曰已經發行已到
昌邑究竟不見一騎一卒也雖監紀按臣王道純
沉毅朋波誼切同舟必不以膜外視之者而未見
救焚拯溺之急著合城士庶於按臣不能無舛望
焉臣等唯有捐糜以報朝廷竊恐無榮則無全齊

天下事難言之矣。收縱會同巡撫登萊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高拱合詞具題伏乞聖明亟敕王道純
將現在兵馬厚賜馳赴援救。該兵部再調馬兵五千
川兵五千以為後勁。而賊寇可立靖。疆宇可立全
矣。若撫之一學。是賊之所以懲。事孫元化於股掌
之上者。而可再入其彀中。即觀賊攻萊不遺餘力
以必刺為王。而彼得攻賊亦未聞以紅尼礮相加
。若是何等狡猾。而可再陷元化之績。乎臣等不得
不恭陳以解築舍之議也。

二十五日賊築礮臺於東北角

賊對東北墻角建一高臺上置紅尼礮四位。逆禁
不已。

發兵與賊戰於城南

撫鎮各出精兵及各鄉紳家丁共八百人出南門

與賊苦戰自辰至午衝殺十數合城上觀者益倍

敵愾之氣

趙士詒城高樂府曰賊城南戰良久苦戰如蛇豕
伏不測未如風猛如虎嘯如雷聲如雨使武前死
得前鋒者得物類視賊腹但指數門夫輕連而厚
奔前甲者必說望畏賊如畏虎可擒大頭為派立

無終在得敵賊鼓噪逼城憂我軍民奔驅火胸之
向將相安足款帳望西真來未賊南之戰管復
自注 具休兵表費甲用真無盡善太設有天亟

二十六日賊攻東北角黃十連合英王黃發黃
夫燄連發不斷每接續將盡此樓因圮議拆令
委與賊襲其火藥鉛子亦計也

賊入隧道

賊入十餘人闖入隧道入俱憂之黃

巡檢王道純塘報至黃

四鼓得報院回報乃十八日所遣塘報始知濟南
等兵入平度而津保兵已到昌邑矣

戶部右侍郎劉重慶上疏乞師劉字可執據人

萬里下朱卷上

奏為急請三鎮重臣各統大兵救全齊億萬生靈
以存兩都咽喉以維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
十四日夜有家報乘黑夜破重圍而來云十一二
等日賊之攻城其利害十倍初旬先以西洋礮擊
城東北角樓堞與人立時粉碎復攻東南城角亦
立時粉碎如城北又窵地道兩三處每一孔可容

數十人矢石難加晝夜不休又將四城濠水盡攻入海賊眾遂往來如陸如此情形萊州以斗大孤城恣賊攻打卽有撫府諸臣相泣死守旦夕斷不可支萊去則賊西向而走青南向而走淮北向而窺內地長驅直入處處瓦解天下事真有不可言者矣時勢至此臣等計無復之惟祈皇上自為社稷封疆計赫然震怒立檄保定巡撫丁魁楚卽刻移鎮統所部動兵銳意鼓行由德州而東再檄天津巡撫鄭宗周卽刻移鎮統所部精兵開道鼓行

由鹽山而東又檄河南巡撫樊尚璟卽刻移鎮統所部精兵及磁州毛兵數千前後肅隊列陣鼓行由曹州而東俱令自募行糧限以時日直抵萊州城下與鄧祀所將川兵六千人的會密計合力同心用正用奇相機而進期於立解蒙圍盡滅此賊而後朝食則天下大事尚可投也非如此大做迅速雷震自天而下則人心必不能奮賊鬼必不能奪萬一循其故套復將後所徵肆保之兵漫一嘗試將來鮮有不為王洪之續者事機如至再失皇

上雖從急而更求愈無及矣臣等為皇上封疆痛心疾首非徒為臣等素梓痛哭流涕也臣等不任叩血待命之至不勝入心不勝當難處心不勝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乞師討賊林世凱大端題為逆賊猖狂愈熾孤城且暮難支乞請重兵彰赫患以拯三齊以救萬民事臣於二十四日接塘報與家信言賊前後攻萊加倍緊急於北城下安置金局礮三位鐵子火如升城堞當之立碑守人當之立簷於東北角掏穴五六處將及於城於西

門餘縹緲士為臺與城相埒又於城八九十里內即莊盡被焚然子女俱遭殺戮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賊之甚者且賊有馬騎五千步卒萬餘而我馬駟不足二千步卒不足四千眾寡不敵無怪乎賊之狡而且橫視萊城為掌中物也臣思萊城以偏海之區承平日久未嘗經亂一旦猛攻惡戰屠毒遍慘民不堪命矣使非萊城多慷慨忠義之士罄家護國寧死不懈烏得殘喘歲月以苟活於今日也言念及此實可寒心伏祈我皇上念二東景卵之

充無時可待萬姓倒懸之苦惟日是悲較調東江
大帥黃龍率領精兵五千由海道而來以挽其東
後復登黃等處蓋賊之妻子俱往於登賊聞之未
有不罷兵自援者此伐魏救趙之計也再調涿州
總兵王業隆率領精兵五千由德州駐劄昌邑昌
邑去萊有餘里實為輔車相依今有兵為犄角之
勢進則可以為策之羽翼守則可以為賊之肘腋
矣又何患賊之西向也再調津門參將陶會齡率
領精兵五千由北海而進屯兵於王徐寨

距萊城九十里

蓋海邊居民鮮少去京師為較近賊不能下萊安
自老死於登勢必泛海以窺京師此處屯兵一枝
賊即詭計多端亦不能飛騰而渡矣再調叢勇總
兵劉澤清率領精兵五千鎮守平度賊勢言不久
便上金陵殊不知南上必經運河運河騷動軍餉
必至不給內外必至告匱矣所係於國家非淺也
今有兵以阻之不亦釋皇上南顧之憂斷絕賊余
凌之想也哉再敕山東巡按王道純將本省現在
人馬計其數會其期以與各路總兵官聯絡照應

四面環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進退兩難賊雖兇悍未有不聞風而逃者也中祈皇上嚴敕兵部徵調各路總兵官奮勇前來同心協勤庶幾卵之危可轉而為安倒懸之苦刻剝而即蘇矣

二十七日張國臣差都司金一鯨為賊求撫復軍國臣遣一鯨持書為賊求撫徐謝俱登南城繫一鯨上徵探大兵及賊情形復遣詣賊及覆諭以大義令其回登徐埃區虞抵申一鯨來回話述賊設語謝撫投袂而起徐撫曰爾與賊說賊善攻我也

善守我若守不住此城不算男亦且賊既講撫張贊盡何不親入城來耶一鯨下城宿賊營

二十八日金一鯨復入城

一鯨復上城求致書按院及贊壺且求差官借賊使同往金語氣張皇知為賊說徐撫欲斬之有為之解者因縱去

二十九日發兵壞洞萊州衛百戶白仲仁死之

發兵出南門為誘陰出北門掘東北角隧道我兵在隧道不能出者五六人被礮死者四十餘人輕

重傷者二百餘人百戶白仲仁數立戰功今死之
然賊洞亦逸場穴賊不敢入矣南門與賊衝殺我

兵亦傷四人

賊洞六七處皆陸續燒燬人燒燬惟

對角樓一往南一往西今傷人
自納場內令人用梯縫之嚴無隙英竟以底入
不能密而死後亦人
未存通錄本印

夜攻城我兵擊卻之

二鼓賊攻東北角執旗牌直抵城址欲從塌處直

上彭參戎任別駕督兵擊卻之且卻且前傷賊甚
眾四鼓又兼攻東西二門及西北角皆擊卻之
三月初一日賊四面攻城

三鼓賊突如其來四面賊殺雲梯十數架齊擁近
城躍塌城而上者數次城上併力禦之礮石之聲
雷震電激紅賊亡笨平明賊始引去
賊開隧道於西門北

賊又於西門北水溝處掘隧道而城更單薄謝撫
乃檄指揮陳洪謨主簿鄔鶴齡尉築重城規模一

如東北角

毛荆石口表細余五化曾與有誌言先日修城唯東北與西門細必稍薄故賊攻此二處尤急云

賊始列寨於濠外

賊於城濠外重重列砦掘塹深闊人馬不能越穿

遮大木

皆斬四關
厚木爲之

高厚密曲折環繞開關二門

正容一人出入砦柵繫狗毛索懸於防守之嚴甚

於晉安之圍

初二日賊兵餉

兩檣集鄉紳士民釀金犒兵得五千八百兩有奇

賊入東北隘道

東北隘道悉皆燒燬而賊頗戀不捨時覘視蓋

此處用力獨多受傷亦最逆知其必另作一穴也

初三日賊掘西北隘道

賊掘西北隘道甚厲令人入溝潛聽聲徹城腳雖

五人掘之城上護者少疎爲賊斬其一礮傷其二

附記

賊從濠外送飯者多被礮擊賊因以草圍盛飯兩邊以長繩牽之亦狡矣

初四日巡按王道純塘報至

四鼓塘報至知屢次趣兵中樞不應僅登鄧玘領

川兵四千其援期尚杳然也

附記 是日張北海與徐撫辦事欲於西甕城開一小北門蓋以賊期甚急西甕垣又薄兵出南

北門路遠而賊易以攻其地甚險又薄兵出南

初五日總兵劉國柱遣騎入援

黎明國柱發騎兵六百來援據稱行至南關馬誤

陷濠因被賊衝散其半於是入城者僅三百七十

五員名後訪知賊竟未與鬪但於林中吶喊怯者

節逸還耳統兵則天津參將李景真保遊擊張汝

行都司李楠守備折雲也

附記 賊將一員名... 兵將到可擊宜賊賊... 賊將之情不知其姓名

初六日

初七日大風揚沙如霧張國臣遣人持書為賊求撫

謝部石曰張贊畫為賊求撫... 一聞天子... 應全一... 視模... 之中... 老力... 術而... 張有恒自登回

張有恒自登回

張有恒自登回

張有恒自登回

張有恒自登回

有恒係徐撫差往登州下聞書於耿仲明者回云

有恒係徐撫差往登州下聞書於耿仲明者回云

未能至登於路聞毛承祿為賊邀岸上屯軍教場

李九成賞毛兵每人銀五兩則承祿又從賊矣

承祿

初八日賊掘洞

賊尋東北舊穴另開一洞可容六七人西北之洞可容十餘人兩處濠岸斗絕礮矢不及故賊肆力

穿鑿

初九日撥津保兵分汛守城

撥遊擊張汝行督兵守守西北穴處都司李捕督

兵守守東北貝城參將李景則率領本部聽候策應畫疆枕戈之中倣以血忱莫不人人感憤

登馬兵遊塘報

每夜塘報俱被阻回楊總戎定計挑選精騎十一

騎鄉導一名翼以步兵六十名漏下啓南門銜掖

速西疾行步兵齊力披寨騎兵乘馬飛馳比賊覺

已趨數里矣步兵整隊而還

時望馬兵才勇相與大捷

初十日

十一日東西女牆俱告成

兩牆皆取鄉紳所貯大木橫豎障土故築成之速

詳記石曰東人尚義捐資不吝而張北等
建送瓦甍借米不德盡夜登陴共効網緝

賊焚城外民舍獲掘塚墓

詳記石曰時四圍屠舍賊置付一炬不番半棟搜
野伐樹春鳥不翼攻城極劇雖擊難民為前鋒用
命者無不膏我礮不則立為賊牙連掘皆死積
屍如阜又屯解龍壘取其板以為拔脚士大美佳
續則例其漢山之以為踐屍於事所至不遺泉壤
菜人何事速此浩劫如忍無并事平殆如庶不能除

十二日大風晝晦

此日風聲入入風聲

十三日知府朱萬年徵馬芻

時倉中積穀二萬餘石庫中硝磺約數萬斤

乃萬年時
徵草有如募化得草萬束足兩月之用

詳記石曰朱守年持籌計學勤惜上下手
為字家窮困城中事不映皆其力也

附記石曰是時民間奉命盡數以待用城中崇價頓
昂朱守夜各處樹林拆各處廢署減價以濟民炊

作懸樓

楊總戎以西門外洞騎及城乃命家丁楊進忠作

懸樓命壯士持火把燒賊洞口賊俱灰燼

五十二
恐獲之法賊上築米為梁取巨木長五尺許直擔
梁上橫出城牆之尾巨木之勢兩期各橫一木皆
長丈許上用木板用圓竹膠狀類船倉中藏五人
月滑車以麻繩循環挽之曳至精頭竟垂洞口斷
火礮製度甚巧惟夜間乘
賊不覺為之礮矢俱不能中

十四日雨

一春旱魃似佐賊為虐至是百卉浣顏諸峯沐首
惡城一望翠霧撥人

賊負重入西關

賊賊牛馬數百負重入西關不知何處又被白累
也○薄莫賊用水將西關北洞口火灌聽礮傷城

頭數人○彭參將東北角亦礮死出洞賊七八人
十五日發兵擊賊

撫鎮發津保兵及家丁五百人出南門擊賊令有
姓隨之搬運木植以供炊礮衝打移時生會二賊
各兵爭功遂斃其首陳殺一賊曰項進忠虎躬狼
音素為諱兵所識蓋有名馳賊也獲礮八位旗一
杆甲一領鹽三頭我兵亦陣亡數人○東北角一
日一夜擊死洞中送飯賊十六七人

賊礮傷西北垛

賊用紅巨礮擊傷西北垛口夜間用土坯砌之賊

密放大礮泥水匠鑿粉者三人

海深全書曰是日李九成殺牛馬破羊琴天地崩
雲那什噴紫日計幾得下下兆賊眾潰色及東北
論賊殺李賊魁新神像有德板辭止之李賊數日
茶然一盡克吳旗坐銷藉有此以後只堅守以行
可變

十六日議平羅法

謝撫應圍城中貧民乏食乃委聽用主簿張九叙
於公所發羅倉穀每斗錢三十文換又勸諭紳衿
及素封家減價平賣人盡忻悅鮮有菜色

此日守城人從前鎮家丁約四百彭兵三百
湯兵二百真係神門兵丁三百五十名樂營兵
不名姓軍二千餘名門大三千餘名門大支
金糧庫二今自備銀倉庫軍文倉糧神神各案
今所處食仍文日庫四分五釐各處兵丁每月糧
行糧馬草官給奉仍分各案做發日三飯給酒鈔
魚肉設園久積不出在特之家仍止許
及保人士民之案則有不可言者矣

護月食

初更撫鎮等於南樓護月鼓聲斗登羣賊驚竄良
久乃定禮成謝酌諸公酒從容勸酬頗有雅歌投
壺之致口東北西北兩角川兵擊死賊共十七人
十七日西北礮擊死一賊者

賊營中縞素舊紙錢帛者

都司鮑守正焚賊洞於西巖其兵警至焚其十人

二鼓謝撫遣謝向鮑守正軍兵丁三計名各持火

罐從壩城而下直進賊洞賊去人逃敵並殲其三

因縱火焚之獲其烏銃刀槍各一賊犯而甚勇敢

十八日都司鮑守正復遣人焚賊洞

賊洞未塌鮑復遣人燒洞有張刷兒張三兒貝守

德三人者自入洞後杳無影響至二十日巳時始

自地中孔躍出而上詢之云賊洞長不可計闊有

丈餘深入土七八尺盡力鉤鑽始透一孔透處

光極洞所至已透汲根復自下而上架木為級剪

照以燭其為力甚難而其為計亦甚巧矣如刷兒

等蹈險不攝亦卒伍中之不最死者

督理劉宇烈及總兵鄧元兵俱至青州劉魏香樂門川臨竹人馬

丁未

時兩撫被圍在外調度惟巡按一人朝議更設營

理以兵部侍郎劉宇烈為之更調約門川兵四

統以總兵鄧元監以右布政楊作楫使派石

雲兵三千統以副將牟文綬率馳赴援至是俱抵

青州兵將許鴻儒中丞急之更開門出兵四

十九日立夏

張北海口城外山環海帶花柳媚

瑪爾田城頭不能進賊兵為知氣

二十日賊西北洞塌

黎明西北洞塌

黎明西北洞塌人見賊邊木撥懸浮動急以懸

石碎之處手而塌火藥柴薪亂投延燒燼裂幾三

丈賊復於北北另拘一洞石撞不開徐撫於城上

碎鐵惡之水晝夜傾灌自是賊入者寡少

二十一日焚賊三墩臺

亭午楊鎮以火箭燒其近濠草房因延燒賊所築

北臺徐撫曰如得西北風便可燒南臺張考功曰

一箭而去一臺已使人意公仍望蜀耶言訖西北

風大作楊鎮復命家丁以火箭射之貫入南臺意

亦未必即蕪轉盼聞烟從木起已而火發升騰霧

烈勢猛燎原羣賊掬水競救如沃膏油遂傳彭參

張北海口賊木來時朱守於城下密釘木樵以付

每是賊來空徑所履發於城上賊無敢發者

此每發之力耳

將效而射之連發數矢僅著其一而火光已燭天
矣蓋壯銅紅尼礮為火猛所鎔毀自臺墮下是後
也將息之間三臺立盡燬死守賊無卒豈入力也
哉前志云一臺已燬入敵公初置砲取言請其
路同記東北角焚
臺及任州砲事

二 守備謝火神

發兵擊賊

亭午撫鎮發兵五百出南門東西分撲斬賊一級

百姓運入木植無筭

二十三日賊置大礮於海山亭

賊於海山亭上置紅尾大礮直擊東北角樓城堞

塌塄守堞人死亡相繼

發贊伯曰予聞之父老云賊上亦於東北角置大
礮射打礮子直入城墻墻中多穿不能出為之噴
飯但不知
事在何日

募銅鐵冶礮子

自擊賊以來日用礮子數百斤朱公恐不繼因募
銅鐵鉛錫數千斤鑄鑄以待仍令石工削圓石鑿

之但石子不能透木至遠耳今亦工所聞子雖
夜雨遣人齎奏竝遞塘報其言未公然不覺因

薄暮徐撫院差劉應坤入京齎奏王定國遞按院

塘報

徐疏畧曰國臣以撫為叛兵解朝而叛兵即借撫
以為緩兵急攻之計國臣使每一至則外攻轉急
國臣曰我不當絕兵出擊以激其怒也則必使其
任意攻我我拱手以萊送之如孫元化送登州已
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叛兵之過青也舊撫

余大成擁師三千追擊甚易元化貽書云撫局已
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
止及至登城被圍明知張燾兵陰與賊通又使燾
引兵出戰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且信誑開
門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罹鋒刃今萊城被圍叛
兵視臣猶元化也乃國臣公然為之解曰吳橋激
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勿
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
偽報盈庭集議必以為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

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嘗死為厲鬼以殺賊斷不
敢以撫而震至尊清亂國是陷封疆而殘生命三

謀再誤不可收拾也

疏中制

無北海日晏夜雨聲森於不絕城樓東獨與謝

詔老修若相辨說味皆同管中尚多推况

二十五年賊從入東北角洞

城警破擊死數人

賊環圍東北角

參將用破擊之轟轟一夜不絕

附記 謝撫 乘馬視事 北角經一失路急一旗子 從中項 賊圍著民倉牆上命從者視之 賊始八許

二十五日賊海山亭上放礮

附記

是日將劉撫軍公署隊勇瓦礮打

官揭打出修得用愛壁掛到旗乃墜入地

外河已塌而賊仍在內日射夕張考功與徐撫軍

並着在西月城看兵准水轉至樓塔一旗子從

前通擊標營地復起賊旗摩

青崖散與撫軍公以予為之撫摩

督理劉宇烈巡按王道純監視太監呂直暨總兵鄧

祀劉國柱王洪鼓練山東義勇副總兵劉澤清統領

新兵參將劉永昌朱廷祿監軍道楊作楫監軍推官

汪惟毅等俱次於昌邑

毛刺石曰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報而書 次其次為貶故故知次於焉其識其報之不遠也

益之書次亦
稱此意也夫

二十六日賊攻城

夜三鼓羣賊急攻東北角已而四門四角無處不
攻賊殺震天列燭如晝賊先於東北角隧道中用
火藥轟接樓基崩頽無餘賊眾擁齊上二三百
人已斷附重城下但倉卒不得其門川湖兵憑城
塵戰長槍連背刀從女牆上逆擊之閉以火罐順
城礮賊頂背受創踉蹌滾下三進三卻賊屍幾與
城齊西門西北角危亦相埒又賴楊總戎以免擊

死賊亡筆涼水為芥天明引去拾雲梯七架燒斷
五架皆高可五丈上作屋狀覆以生牛皮下拖鹿
廬

張北海口東北角城塌賊賊附偷攻至城下不能
進川兵始覺高懸之礮火一明是夜甲燧響鏗
一時踏地足後也賊傷力很攻已規集為家中特
非彭將延守城不閉者幾者是為全業第十大關
也

二十七日賊西北列一大營

督理劉宇烈誓師

以鄧玘為中營劉國柱為左營王洪為右營以都

司王文晟統轄重督運糧草渡新河而進又令劉
澤清等兵從南路平度進俱約初六日抵萊城

毛制石曰當賊列營於前以見萊城則擊之
皆紀督理營師於後以脅諸將運送之事

二十八日有種子來奔

有種子奔詣南門繫上供云曾於棲霞過本處差
人持按院公文言大兵從青州進發有繆畧督師
領川兵萬人不知信否

二十九日灌西北賊洞

灌西北洞中賊發礮將水瀾擊斷入夜復另為

木瀾灌之

三十日發兵護門夫掘洞

因西北掘洞已久慮有東北之慮發兵五百人出
北門徑往撲之又令班軍門夫二百各執枚鏹專
司空洞窺未竟賊放紅炬大礮擊死門夫三人遂
撤退我兵與賊相持良久獲級一顆西洋鳥機三
門百子礮一位坐地礮一位盤甲四副倭刀二口
洞中難民乘便奔出者十有三人稱洞中浸灌臭
不堪聞不復能施窺襲往但知攻洞夫為上策不

知水攻得力之若此也。難民言：「蓋中給乃賊船，
 島中逃難民有四五千，賊皆屠戮之。」賊中密謀，其
 曼四月初十日，頒賞出戰官軍，有差四區，討八二口。
 城水口，奔兵與賊，賊亦奔入，其地一處，西料甚難，三

二鼓，純二兵，三門夫，下城，疏水口，以門夫三人，入

附記：保榮全管，因是日北關有難，賊二人，甲
 役歸順，無由見北門，探投，通令已故，賊向未無
 甲已歸，三斬首，地，概，先，我，軍，中，與，賊，欲，殺，甲
 軍功，任，三府，大呼，撲，充，入，城，間，之，殺，賊，者，乃，難，民
 三，學，誤，也，待，施，賞，資
 條，功，者，杖，之，示，儆

初二日營西城

上特遣中使，送紅尼大，六位，至沙河，交付援兵。

初三日發兵擊賊，聽用官王鏡死之。

撫鎮發精兵出南門，官丁秦大鶴等奮勇追賊，直

至稽古寺。在城東南互有殺獲，但浴寨，賊多不能久戰。

賊從後掩襲，截為兩半，謝撫大呼敢死之士，往

殺，都司王泰初，成欽，命皆以奮勇往援，各帶重傷。

聽用王鏡素稱驍勇，戰死之。卷六十一

初四日賊騎西行

賊騎四出，俱西南行，後屯聚福祿山，往來聚散，似

有迎敵意

焚賊屯積器械

西城門兵丁放火箭燒賊草房六七十間屯積器

械皆焚

初五日芙蓉堡有船

遙見戰艦四十艘揚帆西來泊蟬蟠堡

即芙蓉堡附記是日賊驅擊傷一小舟射死又蘇云我射去矣有船三隻擊人已滿二船半全遭我入船不久滿矣

沈溺絕

初六日開西南墩聲

聽西南大墩數十聲約四十四詐黃昏數聲四更

五六聲

謝道石曰海基開步城頭開西南墩聲極遠處走報餘將二公大兵之來不必疑將奪旗掛牌殺賊但聞其聲已不發神氣飛揚矣

初七日總兵鄧元等帥師與賊戰於沙河獲其頭目

陳文才

我兵抵沙河賊來迎戰互有勝負獲賊甲陳文才

賊中聞西南墩聲

西南墩聲連珠不絕。是夜雨三更後仍有墩聲

附記 徐撫楊鎮治具勝事 三吏封功 林忠賢 海寧法 趙李開二 四 州同德

初八日劉澤清之師敗於神山下復引還

日晡賊自西而南未幾見神山下有人馬彼此相

對放礮城中驚喜以為大兵至矣少頃寂然有二

三番馬賊俱入東嶽廟內初疑賊自作攻擊之勢

誘我後乃知為澤清自平度領兵入萊遇賊而兵

潰劉尚力戰為賊斫傷右手三指仍持僕鍊擊賊

借力孤轉去耳

趙芝旗曰是役也劉車騎兵滿萬人已至南山下 距城五六里賊以十八騎突之遂眾過人為迂急

毛翔石曰按劉賊記云賊步半數石由西而前 指神山下北營後有馬兵數百竹攻打之勢則十

八騎之說 已近矣

俱錄全者曰有殺賊厥功者已領賞茲兵妻孫 氏誦供其人王亦首級納賞功事士無前備示

附記 謝撫治者訓答曰公益 命處重罰猶不廢往來之禮云

初九日都司鮑守正中學死

兩撫以秦大鶴操練班軍門夫鮑守正操練萊營

兵丁在大倉內急一升大鏡子擊倒房牆數中鮑

腦而死

南音樂

製竹槍

朱守製竹槍五百餘杆，擊中夙貯，亦奇事也。

初十日西南有礮聲。

辰刻西南礮聲甚壯，若交鋒者。賊在城外亦放礮。

礮蓋賊俱逆兵，恐城中兵出劫寨，故放礮以擾惑。

之曰

縱陳文才還

毛判石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縱絕於民，幾係升木間外之罪，可勝錄哉。

賊焚我輜重

進兵八日，更不前行。賊知牛烈等無能，為以兵繞

我後，盡焚輜重糧草八百車。

謝奉三曰：是時馬步兵二萬五千，兵勢頗盛。謝始以為解圍在此一舉矣，而孰知三鎮俱不聽兵事。

三營合一，人馬雜控，絕無紀律。又不分犄角，張聲援，糧草在後，受之少年，希可以御兵。千餘獲之，連

兵八日，更不前行。日虛信使與賊往來，講撫多以金錢，無能為謀，以換恩我。

而徐以兵焚我輜重云。

張光海曰：運糧官王文最窮，無之子也。過新河，莫見賊而逃，賊殺死運糧百姓至今白骨如麻。

毛發曰：城子河，向有舟運糧，百姓為賊所戮者，也。寧日復無船之者，以故往往為屬。迨康熙初年，

傳生，取其骨，屬地絕余過。深更時，蓋聞之父老云。

大雷雨

入暮大雨城頭兵士皆在盆傾淋漓之中須臾止
十一日小石島有船

西來戰船約百餘艘徑泊小石島

西南有礮聲

聲在斷續之間

賊射入設書

言大兵已敗云云

十二日海山亭賊發紅巨礮不絕

總兵鄧紀塘報至

鄧鎮蓋用兵王應舉李仲良持塘報至偷寨而入
賊語之舉操遼音以對良不能刺一槍急薄賊營
而上言大兵已抵沙河連戰二三日俱我兵勝經
畧劉按院王俱駐昌邑上又特遣中使送礮至沙
河夫督師不輕置而特使送礮尤屬曠典廟堂之
上猶未忘萊也音問不通者彌月得此為之抃舞
第來人祕語云我軍中輜重已盡為賊焚燬軍行
無糧是為可憂耳

十三日督理劉宇烈棄昌邑走三鎮俱逃

時我兵中斷音息不通昌邑警報狎至訛傳三軍
盡沒賊擁大眾攻昌於是宇烈棄城走青州惟監
軍道楊作揖推官汪惟効誓死不去宇烈又傳諭
三鎮撤兵就食玘等聞之夜半拔營蹙然而散賊
乘之大敗為賊擄者無算大礮火器悉委於賊王
洪劉國柱逃回青澤州已逃回昌邑

十四日海市

突出一山三峯了了往惟登有之今創見亦異也
下姦細羅宗禹於獄斃之

日將暮洋營兵至城下繫上言我兵被賊
燒糧諸兵無糧因各下鄉鄉按糧今日被賊擄來
又云王洪與賊許撫再三勸之乃王洪兵於新城
從賊者使秦大鶴引之窰室細按於牆下得紅帽
汗漬浸濡翻欲斃之

十五日緹人焚賊窩舖

辰刻守東城寇同知道兵丁張東才等十六人各
持長矛縫城下徑薄賊寨焚其窩舖及火藥一率
刺一賊中之奪其槍而還十六人無被傷者

賊鼓樂西來

午後賊三四百騎結東西來鼓樂前導以示得意

城上視之蔑如也

附記 張北海曰午開徐撫臺急狂顧亦齋相對
空談至中步去律面竟有憂色言而兵咫尺不能
建萬一再有喧談天下事不可言矣詎知
翌日公即僅變乃免日與子決手痛哉

十六日巡撫徐從治中彈死

未刻徐撫被彈圍城官紳急奔往視見公仆地頭
腦已裂痛哭做絕軍民哀號如失怙恃謝撫經理
其廢事府縣為製造衣衾諸物

州記 所用棺木為安生名華府名家裁良杉
也云價曰五百金後未爰一位可稱好義者已

府記 石曰剛中七十餘日朝夕膳淡事無

大小必以節節中矣北良友酸痛如何

乘北海曰徐撫平向運者請草徐關城守設奇

運洋為不動中機室而徐諸士卒駕馭得依所以

人變為用令公木中彈時先二星為取將依所以

日夜奉二星供食一星為人報別一星小幾而落

我軍軍民大星杖臺是晚去磨地獄賊

建士其曰公以監軍至兼羅開府守業半載為飛

擊所中而李公寬仁長者善得士心三軍之士無

不為流

涕焉

叱取張忠勤鬼神時危盡奔竟亡身健兒莫濕英

煙凌全節如公第一人

以尚著從采南渡傷君統江四傳為亮明令嘉采

以尚著從采南渡傷君統江四傳為亮明令嘉采

以尚著從采南渡傷君統江四傳為亮明令嘉采

以尚著從采南渡傷君統江四傳為亮明令嘉采

以尚著從采南渡傷君統江四傳為亮明令嘉采

古籍海鹽分爲嘉興海鹽人也公諱從治字仲華
 會祖壽祖品父應臺祖父贊贈資深大夫兵部尚
 書從皆夫人公之祖高唐冬思食瓜父泣壽於西
 時瓜墜葉狀垂葉下木呼爲壽瓜徐母貧民壽全
 甲神執于壽中庭宿而生公甫四歲海潮夜漲張
 得發壽忽有舟浮昧下始生而免十歲讀衣冠
 漢州文耳萬凡狀說樂師問之曰未舉進士當其時
 漢老瑞耳萬凡狀說樂師問之曰未舉進士當其時
 何決難句得故視平聲故公非亦而大治大冰涼
 通峽山口視其刻石曰宋理宗紹定四年洪水至
 此蓋五百年矣棄而破浪軒頓巨浸中相度釋
 濕流漲漫全活無算水津檢行河岸華堤八萬七
 千餘丈盡夜雜作土實石積水不復爲害居官遷
 直不吝書衡史外計當聖朝有請改武學教授特
 國子助教遷南京禮部主事至郎中知山東濟南
 府屬邑官吏解銀林忠堂下公校擊刺練尼火第
 舒屬引去東方多事謀可全之士捐金推會傳力
 爲幸其後似似存葉李步歡葉慈以治此也

命平吳賜金錫宴性山家極考引副使分守
 而自進既之變作公受命孤軍不叛不裂馬亂溧河
 攻鄆公誦大將楊榮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陷銳
 張紀城裏店臨即際之中吾擊其首尾其下賊陷銳
 殺不如擄其中堅中堅破攻等賊船擊焚其營
 陽攻鄆大將從開道疾趨攻等賊船擊焚其營
 勇略試之大勢借矣我軍圍即未下公曰帥老矣
 領兵賊百無益不如分兵勦斷其不臂使不得
 相投師可立破也乃率三將備馳勇直搗賊賊
 棄膝匪保兩伏山以輕騎躡擊城遁賊死有奇
 止之賊盡矣於是急攻鄆擊城遁賊死有奇
 擒賊首徐鴻禧獻捷於會從四萬六千有奇嗣
 矢石竭沐暑雨巢車盡望如飯夜偵在行間六月
 勞不解甲倦不支稅計職狀之伐公功爲多陞不
 政司右參政介速濟南叙功加右布政使督漕江
 南會運使再登東撫王公惟儉謂公不能辦賊
 題晉守沂按臣力主撫與公異識遺詩告歸卷

中外計量發軔家趙蘭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東
營益急爵尚書唐人不與事復檢病歸里不
兩月遂他適約樂伏冰而公竟見推重宋未起止
泉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和存使叛攻陷濟南六邑
徐道實征地監軍之命於樂無何拜都察院右副
御史年既已抵城下月二月四日詣公曉問內
環攻不食晝夜吹石星流飛集而射城中蒙頭而
吹積尸而沃公齋盡有華蓋屬將士捐逆夷傷
止屢德者共生死賊無懈擊我自三而至於八
而我伏槍擊其上下擊之賊集高臺戰我自一
臺至三時臺我健機火焚其臺而墮之賊無地
之我深可憐我健機火焚其臺而墮之賊無地
進城獲府校數人我用火擊其臺而墮之賊無地
董月滿府賊死者無算公又與總兵楊海善遊擊
孫有績遇釋死士懸門矣李俊傳我我我我我
人贊書主事張國信水補隄以出橫兵皆我我我
大主計中勝之以為林成則軍開有新法以提

中外計量發軔家趙蘭州兵備尋加左布政使東
營益急爵尚書唐人不與事復檢病歸里不
兩月遂他適約樂伏冰而公竟見推重宋未起止
泉武德道兵備及淮而和存使叛攻陷濟南六邑
徐道實征地監軍之命於樂無何拜都察院右副
御史年既已抵城下月二月四日詣公曉問內
環攻不食晝夜吹石星流飛集而射城中蒙頭而
吹積尸而沃公齋盡有華蓋屬將士捐逆夷傷
止屢德者共生死賊無懈擊我自三而至於八
而我伏槍擊其上下擊之賊集高臺戰我自一
臺至三時臺我健機火焚其臺而墮之賊無地
之我深可憐我健機火焚其臺而墮之賊無地
進城獲府校數人我用火擊其臺而墮之賊無地
董月滿府賊死者無算公又與總兵楊海善遊擊
孫有績遇釋死士懸門矣李俊傳我我我我我
人贊書主事張國信水補隄以出橫兵皆我我我
大主計中勝之以為林成則軍開有新法以提

以保金亦也賊致死於桑友盡不拔參岸舉毛師
 若形不細城內應則街尾官處是公之同業據所
 其後發也權子學論學陽之事日俾其弟左於東
 帝於傳於禮法方傑於江津而功藉乎匪辱以此
 論若斯律禁於甘無世知公必死守業之忠功
 而不知其以無勇壯之志無功也賊以無謀臣收
 抵諒其止以無勇壯之志無功也賊以無謀臣收
 則至於僕僕其能從而華事守守不下分以死
 情之也故曰其功在葉雲之機感史主之業之強
 中朝主之公之無無振成也而抵中朝也抵求
 撫之賊易報主撫之中朝難死死抵賊易以必死
 也中朝難故曰其功在社稷鳴呼斯其故難言之
 矣公為人孝友廉潔正氣忠厚於躬行類小節和
 不徇人介不絕作蓋賢有其文樹樹名實之君子
 也為史去熱角無味味在為其機機與聞往往
 能出人前門軍常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傾入
 於印署弄丁標真分替四則檢兵不無金拔而呼

口於三百抄起歸守陸陸不可擊汝厥聲當如雷
 聲然而取武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此地必取時六十有一妻黃氏累封夫人子五人
 何尚思貢生能錦水龍西司府理則則千戶有貞
 蓋貞清貞復貞俱岸生女一字海某前十七年十
 二月二日葬於曹家湖之岸有海某前十七年十
 公卓邑考又所取士多以文私風節著周忠介順
 昌方術史家諸官論撰甚尤也於是同貞屬官
 論伴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擊
 外文江王君其不專撰夫守則以全余銘銘曰內
 開墨反茂月筆重圍管轄專車披孤姚舒控絕虎
 豹普命沈城碑首飛殿公維節葉完登履擊和
 之壁曰歷如福疏而與東朔馬縱橫全標復擊和
 門不為禍于樹嘉孰非臣子愛而去之如脫鞅履
 公碑一身以美全齊使知國邑重於命縣帝唐崇
 節峻過台司逃臣骨驚志士髮植享祀有嚴卿恭
 不假雖陽廟中碑陽城下流求汗竹烈先羽林彭
 石函窳永質古今

飭守城兵將

謝撫嚴飭守城兵將貼信無譁

賊使擄民送入設書

十七日巡撫謝理戒嚴

五鼓謝撫循迴各城戒嚴有加文武官兵素悍

公之嚴令見其披誠樂易人心大靡

賊三面放礮

賊於城外三面放礮傷人甚多

總兵吳安邦帥師襲登州不克遁回

先是登州總兵張可大殉難遂以副將吳安邦繼

之安邦嘉州人尤怯純秦令屯寧海竄取登州值有

德等俱聞萊惟耿曾明守登揚言據城歸順安邦

信之率文登營兵及土兵二千餘人與中軍徐樹

聲襲登十五日從寧海進兵至是夜抵登離城二

十五里下營樹聲先薄城城內礮響賊兵遽出樹

聲被擄安邦遁回而南路擄集之賊又見告矣

毛刺石曰子按視師記于鄧元王洪劉國柱則曰

三帥俱不諳兵事于兵安邦則曰尤怯純將將每
此明安得
不亡乎

十八日賊放礮不絕

謝韶石曰自甯城頭以來第幾多人帽聚鐵沙疊
殿而賊氣遂絕然若此微之賊前北天涼橋不遠
者至此則帶孟開人於數打認早起曰望諸山雲
空如海上身微而徐來援而清木賊者悲致濟下
大雷而

十九日賊放礮

礮子落城內傷人甚多

秦大鳴射死一賊

賊在城外拔寨一賊飛馬過濠邊秦大鳴引弓射

之應弦而倒使甚

十日賊放礮

賊放無忌憚自卯時至巳時方止

午刻賊射連登道宋之傷移會總兵鄧祀公文

賊安營於南上莊

申刻賊於南上莊安一營盤已復為帶

謝韶石曰未刻往祭徐肩老酌醴陳詞復
然劫存亡之感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公歿守勞績則人耳目
謝家豈忘公哉故謀中及之

二十一日賊放礮

賊三百放礮終日不絕

下塘報高英總督日不歸

守東門寇二守募得下塘報班軍鄭思榮王祥與
予二十金送之賊立寨如屏兩人登身飛越窺不
作聲彷彿其容狀矣賊大驚畏避少以兵備
撤守候諸生巡街柵一賊見日警

朱都伯悉久守兵既夜行無禁乃撤諸生使各巡

街柵復令學博逐夜督查城中安枕公文

二十二日賊造雲梯五梯

門報賊於寨外作雲梯二架慢以牛皮謝撫往

視諭守者謹偵望以當晚賊四面蕪火如蟻相

二十三日賊三面打墩

謝部石曰余在署正支殿賊應急一鈴子
字寶而入並壓案側其去不能以寸危哉

二十四日賊放礮

賊於東北西北二角各密布紅巨大礮泣滅齒肯
州諸礮自辰至戌連擊不已霹靂之聲響答鐵子
中珠立時粉碎飛出城者所拾之子如升如拳
如蓮實紛紛堆積不止千餘邑令洪公設處布袋
五百條囊土以待向鹿謝撫責指揮羅應封于總

朱永年董督修禱其不差者以土壘壘物三鼓報
完。東西各擊斃二賊千餘。令鄭公黃武津
賊窩舖失火。賊懼。出與善。許之。世其賊
賊遣火蒸其樂。燒死數賊。占盡。之。樂。與。答。難。十
二。五。日。三。難。兵。來。歸。不。分。二。三。大。難。與。由。首
二。辰。刻。有。二。難。兵。自。賊。營。逃。出。奔。赴。南。門。謝。撫。令。勿
得。入。蓋。賊。計。窮。矣。惟。有。行。關。一。善。不。妨。過。慎。
賊。遣。姬。致。書。於。冷。書。辦。

午後有一老嫗自城外過家南城隍上云是賊遣

來送書與其姪冷書辦言之鑿鑿未幾郡伯審問
云是嫗有心疾竟不問矣

二十六日發兵擊賊

謝撫恐賊以全力西迎大兵每發兵出城牽制賊
勢是日簡各營官兵及班軍聞未顧賊自劫營
共一千五百人統兵將領謝撫楊鎮而加班屬節
分為兩一東北一西南撫親持刀督戰於豫外
兵士勇氣百倍直拔賊寨而出銜殺數里許自辰
至午鏖戰不退除破舊傷賊不計陣獲首級六顆

鐵鐺一口鑿五頭宋甲器械不可勝數自圍城出

擊無如舍之大捷者我軍輕重傷者亦近百人

附記 六初下謝撫到就枕趙廷度張北漢進必法相白披掌披機不覺法麻

二十七日發兵誘賊

午時賊二百餘騎有西東旗標相開中擁一轎裡

入西關墾內照故巷北門使數百人吶喊誘賊來

一連謝撫命南門亦如之賊俱整隊而來兵復撤入

附記 申刻謝撫與東城一擊天試子從馬前射過馬駭驚退

西南有噉聲

雷電交作象風從雨昏冥深黑咫尺不辨命

城頭層木點火盛以鐵籠用佐懸望之光噉聲隱

隱自西南來謝撫徐監及張考功城頭立聽移時

二十八日西南噉聲不絕

已後謝撫登西城屹聽移時噉聲更轟數陣似在

二三十里外竊謂大兵以次前進矣○平使函

賊運糧東北去

賊賊斃數百頭運糧東北行中有羸輜一乘

賊守兵與賊談綢斃之

賊以所擄浙人於西門外招呼同鄉作率屐歸附
等語城守有南兵黃龍郭二龍者與賊談相勞問
為同儕所首謝撫謂渠敢揚言豈不懼賊竊聽其
為姦謀無疑行崇縣令廉聘領覽之。午刻雨
下塘報

遣聽用官劉爾黃呂聯芳下塘報二人去如蛇蟻
然

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空揚入賊講撫

居陝西蒲城人

壬子
舉人

賊擁一騎藍旗青蓋自西南來入西門已後有西
而東謝撫謂是必賊悉眾西迎慮我出襲故變幻
以疑我也後知為屈司李入賊講撫

賊自火其外寨

焚除編寨之樹枝及葉欲其疎微以窺我也。酉

刻西門敬警

三十日賊驍驍負戴東行

臬逆民高雲梯鞠觀生於市賊坐中射擊民逆去
先一日有逆民高雲梯以擄籬犬輸跳城從賊楊

鎮覺而追縛之茲復有百總鞠集生飾功冒賞焉

承所詰郡伯拘質之其弟觀生守塚縱兄逸去乃

三集二人於市

石角廟火起

石角廟在城西北五里許

西南礮聲

耿仲明護飛天津舊將孫應龍

應龍餘言與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有德李

九成來降津撫鄭宗周

其西文水人鄭丁未進士

船六十號兵二千人應龍遣人說仲明仲明偽應

之且爾疾人首遺應龍曰此有德者也吾已養我

汝亟以舟師來接應應龍舟直抵水城賊放舟出

迎我舟俱入城仲明縛應龍斬之賊得津船水師

益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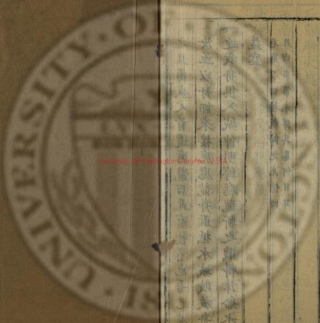
毛爾石曰據觀師記此係四月內事第未詳其為何日耳

同治元年

凡物皆有本末其本者曰道其末者曰器

蓋

聖人作器必先立其本而後其末
故曰道者器之所由器者道之所寓
也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No. 134

平敘記卷下

賀九師

貢九來

贊師陸
校字

齊歌起

東萊毛 襄州石甫編

男

五月初一日巡撫謝璉集城守文武獎勵之

謝撫集文武於堂獎其勤勞而警其怠惰

賊探演兵馬於埕兒埠

埠在城東北三里許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辰刻賊百餘人馬百餘匹圍聚於淪兒埠放礮施
烟狀若操演然。午靈霖至酉始稍霽。

城連礮西行

申刻賊挂礮四門數十人翼之而西知樂大兵也

。連夜西南礮響。夜復大雨

初三晨小石島有船

寅雨已後霽北城望見戰艦二十餘艘自西來泊

小石島中後七八舟揚帆而去

烟起神山南

遣人遞督師及按鎮書

書開記以爲西則賊於西
南故火燒州莊理或然也

謝撫遣姜補元王澤普米應科遞督師接鎮書頗

致責望向來塘報出者不下數十無一音信三人

乃懷二寨駕去

的寨別無五故一
物入大營故一信

初三日鏡人焚賊寨

辰時一鴿還午刻東城寇二守鏡十五人下城燒

賊寨南民三五為羣至正東搬取寨木賊遠立招

呼疑不敢前。夜高聖山有火西南亦有火

以總兵陳洪範統昌平兵來援

沙河賊績長安譚然當事者知官兵不可用撫議
益堅東省士大夫仕於都者合疏攻督理因請益
兵於是議調京營兵不果調昌平兵三千以洪範
統之來援又以各總兵意見不協無所裒成以致
敗事乃加洪範提督銜時賊勢日熾人心危懼本
兵無明過計無所出惟欲招安子局洪範違人命
之提督意在撫也

初四日賞各營兵將有差

明撫以午節賞各營兵將時府縣督藏若柳柳傲
古人投醪意耳

經人焚賊寨

亭午寇丞獲純五十人下城用萬人敵燒寨與賊
相持良久斃賊五六人我兵他火誤斃賊自傷
其腕。又一鶴還

初約兵力薄則鶴紫白隊兵力厚而有他故則紫紅線今所繫

紅線日知不足者非兵也

附記 賊在城外懸掛告示

以誦志人心被賊頭破打回

初五日賊放礮

辰時一舉大鐵子擊中謝寓前廳

謝寓石曰日來捨犬小鐵子亡處數十蓋叛孽物
崇生以子寄李賊賊起寄者有身當矢石而不懼
著于鐵不冒輕
官豈為賊射哉

遣人齎奏並遞塘報

奏報
塘報

謝撫遵守道聽用林壽奇家丁張義入京齎奏班

軍李才望下督師按鎮監紀塘報深夜冒雨衫履

塵仆飛越壑柵聲跡不露。竟夜雨

謝部石曰大
小斷絕皮披

枕上尤
難乃勝

題為撫臣守城盡瘁被敵身頃謹據實奏聞仰祈

聖鑒事竊逆賊登陸並擊故撫臣徐從治於正月

十七日同日被命又於三月初十日於蘇州到任

從治即與臣誓曰吾等受國厚恩誓不與賊俱生

萬一不濟亦當作厲鬼殺賊故與按臣王道純塘

報即有不難為睢陽之語隨與職等分派信地撫

臣與總兵楊御藩知縣洪恩照寄西門臣與內臣

徐得時同知寇化守東門內臣翟異通判任棟守

北門知府朱萬年守南門雖各有專責不相誣鉅

然往來巡視實未嘗稍分畛域仰仗皇上天威文

武備心兵民調和措持兩月有餘已保無虞不意
至四月十六日未時突報撫臣於西門點視守城
兵丁忽被奪天礮鐵子拏拳打碎頭腦臣急往視
之則親血流被地身倒血中及手撫之而氣已絕
矣聞賊環堵悲慘萬狀臣當時卽欲具聞第捨擲
之際恐殺動搖人心且賊防備周密縱入下城輒
被阻回此其所以稍遲也夫撫臣討賊殺身可謂
得死所矣一切役卸之典在皇上自有殊恩無容
臣贊惟是賊氛正惡兵事苟午撫臣不啻一日破

人伏乞皇上委念危疆速簡有才望者前來料理
庶蕩平可期而臣亦得資其勛勩之力矣謹據實

奏聞

附記 請查速律卷二
監製楊鎮共長前臨

初六日西南西北礮聲

午初西南西北礮聲響答不絕在城東北十里水莊在北十里白

烟起高數十丈自前月初六日以來礮聲惟在
西向今又在東北城深疑許

芙蓉岳亦放信礮三聲。倘晚雷電礮聲聞作

復議稱資

圍城百日錢穀俱罄朱太守偕其屬集郡中縉紳
先生父老子弟家素潔射者於城隍廟謀稱資之
舉朱公致詞曰諸君以城為命城苟不守則無家
何有於財與其留以與賊何如散以全身矧有資
券在猶寄之外藩也慷慨者奮袂登薄色難者守
讓之凡得金一萬八千有奇粟萬五百石金以次
貯庫粟則書定價於臬令糴者持票買之出粟家
意為增減者罰無赦法既具書與狹均濟

張北海曰粟政多粟值生員楊某為臬城司糴粟
大似為舉石價且數十倍菜人全糴存儲其家矣

別記 是時州及縣各官皆出
一斤五錢銀一斤三錢
一斤五錢銀一斤三錢
十文處一錢銀二十文

初七日賊捆載東行

賊數十人皆駭駿馬東去

初八日西南燬營

已時西南燬營二聲

謝部石曰日既久豫水漸竭道遙河上甚可憂也
濟寧公出新王瓜佐酒鷄異等於珍錯盛時新
萬之思

以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巡撫山東

朱字未孩浙江金
華人萬戶琴丑進

駐青州調度

初九日焚賊寨滿王北城賊寨二百人出燒賊寨用萬人敵

午刻北城任別駕發二百人出燒賊寨用萬人敵

傷賊六七人仍拔入大木百株我兵亦有傷者賊

自三月二十六日不獲攻城惟列長圍南北二門

則架礮躡擊以二門啓閉出入也北門尤偏賊寨

出多傷於礮出圍尤難

張北海口孫公頗有膽畧中北城獨當
波衝捍禦用法又善射者手能敵賊

初十日高望山舉燒火

海船西行

戊時芙蓉島舉號燈

遣人齋奏立遞塘報

謝撫遣家丁成文魁王來聘入京齋奏李仲良趙

進山下督師按院監視塘報

謝韶石曰仲良為鄧鎮原委而進山則侍御委省
字誤也委於按院為房師神望於門生執詞嚴
正然按院任封疆之事義不止此
此特於公案中尤勤以私義耳

十一日賊破招遠知縣李履正出奔

附記 薛恭謝撫具表勸巡趙廷庭張北海暨徐公小酌於東樓以破憂悶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道純題報撫臣徐從治被害
准登萊撫臣謝璉塘報自二月初三日叛賊圍棗
之後故撫徐從治與璉等節分派固守各有信地
然往來巡視未嘗稍分彼此仰仗聖上天威諸將
士用命定持兩月有餘幸保無虞不料四月十六
日未時徐撫院於西城點查兵丁突被賊發大礮
中腦身死因城哀號悲慘異常此時賊氛正惡助
勦需人除璉已據實題奏外想貴院亦應具奏為

此理合據報本官又准報稱大兵駐沙河一月道
逼遲留不解何故大都惟怯積習卒不可破似非
口舌之所能勸也萊城被困三月有餘其危迫之
狀卽三歲孩童無不知之豈具有心胸者反漠然
毫不動念乎存亡死生之際只得據實入告萬望
從封疆起見申明軍法有仍前觀望者立斬以徇
庶三軍股栗而萊城尚可樂幸不然痛癢不關濟
否聽命璉卽以身為徐撫之續亦何益哉瀝血懇
千萬垂憐等情到臣臣於朔月二十六日聞撫臣

徐從治為彈所傷未有印報不敢上聞今果真矣則新撫之推光不可緩也該臣看得故撫臣徐從治與防臣謝連柱臣朱命討賊誓不與賊俱生者也從治不愧雅陽之守竟以殞身而逆賊跳梁如故臣有何面目見從治於地下也况賊狡計百端意則求我緩則愚我甚至鬻我文官如屈宜揚十餘日無耗諺我武將如孫應龍使者為用而入援將士如雲如簇非得而不用命則又怯而不敢向前此何以故則法令不行而人心不一也臣以

欲一人心當嚴法令嚴法令先明賞罰欲明賞罰當先優死事之臣文官如撫臣徐從治知州陳所問知縣秦三補吳世揚等武官如總兵張可大參將張奇功等使人知死難之為然而倖生之為辱然後於臣速疏所參各道將等官伏乞聖明敕下照例處分如參遊以下俱令便宜之督臣按法治之軍令嚴明而人心知警庶不至以封疆為兒戲也

十二月呂聯芳自青回

四鼓聯芳打塔報回始知前月十五日鄆鎮與賊
交鋒力戰王劉二鎮坐視不救兵遂潰圍柱曳兵
窮日走已獲退濰而督師退駐青州按院亦退駐
濰邑其番昌者惟守道楊漱石及鄆鎮耳據稱復
請濰州兵八千馬安三千不知何日可到

張其高曰濰邑見真馬不避痛哭求救制將韓大
恭欲斬之即被鎮諸公亦不贊一四字守道楊
漱石以數行相急

令軍城同守耳
又曰馬以索進作監軍先解萊園後復黃克堅身
監賊失水雷之間功亦懋矣事竣奉有一級之敘
仍以原銜監軍秘州
賊遂致殲身志夫

千總李夢果焚賊寨

東城守城千總李夢果率壯士繞城焚死守寨賊
數人

十三日緹人勅賊營

撫鎮密討四城各緹三十人潛劫賊營惟東城人
多時與賊相持至天晚燒殺一賊刺殺一賊餘俱
為賊覺而還

巡撫謝建誓諸將於庭

大兵西卻人心憂惶午刻謝撫乃命郡守治酒棹

檄諸將參遊以下以迨備把成集謝執酒灌地
而誓曰逆賊不道予奉命伐罪不幸處重圍中所
積固固克敵惟諸將力是視其有便身家而忘國
節者惟明神祖之誓已手藏編歛之諸將欲說下
拜謝始就主席命諸將以次列坐郡守位側魁諸
將是日退坐坐位坐中謝警曉慷慨教以忠義諸
將莫不人人感泣獻酬半胸成禮而退

謝部石曰古之御解者快讀投解或謂是後視子萬
不及古人謝拜豈是天性忠義者然則子之欲且
且也

十四日鄉紳原任左副都御史賈毓祥等上公疏告
急

月上時在張考功家共拜疏募敢死士那達議翟
從祿入京齎奏公給賞銀一百兩公疏外又有公

書與劉少司農等

趙士誌安賈中丞拜疏請兵詩曰半載紳珍換甲
韋衣名此日拜封章運籌安得王新建授錢項來
韋定稟成以五雲如可叫盧條四野正堪倚官言
逆賊休狂逞結結高坐卜算長

賊攻萊陽知縣梁衡禦之賊敗去

萊陽中人崇
稟辛未進士

十五日巡撫謝瓏巡城驗操

謝撫搦沐後周歷四城驗所幫築垛口環外用壘
作郭內實以土堅築使窄高廣皆準舊築厚二尺
有奇蓋礮能透磚木數重而入土不過尺許此築
能制剛得之經歷者也謝於十二日檄以三日竣
工果如約軍民之膏力可知

檄經歷蘇宗貴檢浴城遺骸

城圍三月氣蒸疫作死者皆遊使屠蕪與城頭死
傷者相聞倉卒苟且多有暴露謝撫因命掩覆之
遺此皆可解爾後事何王新裝其純深相宜每戶
包一布格出知不而掩掩之共四千六百有奇

至前石曰必三公省河謂則義於此原也甲申大
疫之後壞以大疫備屍滿路予大瘡疾呼於鄰人
而鄰人無一應者始知
古今人真不相及也

遣人諭義民李淳然等聯絡拒賊

昌平之關有李淳然袁光印張前柔者皆任俠能
奔走羣僣使為之用而不覺謝撫在京師衆人言
之甚悉今聞其各招義勇以自衛謝撫乃人給一
劄遣呂聯芳王燦持諭諭之使聯絡聲勢

附記 曰數起而城而下侵曉堂二人已
出賊營伏深谷中恐為賊覺者便乃行耳

十六日賊屯人馬於演武塲旋散

辰刻賊馬步百許人自西奔東圍聚於演武場東
北少頃星散。午未雨如注街衢皆滿。

有穉子來奔

王濬林高嵩之對穉子語甚詳

午刻一穉子奔投西門吊入供云萊陽人年十四
糴米已十一日又供賊私語大兵又有一萬將到

督師劉宇烈疏請撫賊寇夫中軍官某等公於議
時蒙圍其急宇烈不能勒反為具本題撫

戶部衙書畢自嚴侍郎劉重慶等抗疏辨撫賊

奏為固城死守仍在赫怒命勅空洩祈請皇上救

萊於水火之中必當全齊土守以活億萬生命事
臣等思叛賊之變醜最於逆撫孫元化者非一日
其吳橋倒戈時時而登耳一時而被六城剝削一
空官民被慘子女玉帛滿車賊之罪已徹地通天
矣而孫元化乃以甘言啗賊借名激發特倡一撫
之說而余大成仰其鼻息一步不前聽孫元化引
賊入室共成其撫之之局至夫忽而破登黃忽而
聞萊州屍橫徧野殺人如麻而元化猶甘心囚首
跪計入都殺始終用撫之一著以緩須臾之死是

以賊無日不以撫愚我我無日不以撫自愚致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發強剛毅之聖人乃於此際不
無仰顧也則撫之一字中於膏肓禍我家國天下
尚忍言哉今義升特駕數寶之狀總盡於徐從治
之一揭字字皆實錄而京師臣謝陞等公疏能言
之矣此時發兵計數又將滿萬然聞強半無關志
王洪劉國柱可為殷鑒其救焚之急者盡於丘禾嘉
饒龍溪烈之談句句皆實歷職方司郎中李繼貞
能薦之矣臣等有血欲飲無淚可揮何能更置一

豕然觀今之時其能死守皇上之危城百日不壞
者謝璉也出之於黑地師與以節餼是皇上之為
計得也其奉命專征總皇上之六師一籌莫展者
劉宇烈也加異數於散弁是緣一時乏才非皇上
之為計失也時爭一刻著難再錯惟皇上垂憐謝
璉疏中之苦楚力行謝陞李繼貞疏中之忠言則
萊城猶可救矣天下事猶可為也至於撫之一字則
斬釘截鐵可無從違矣日往賊營常常通賊魚
豈不是謀撫乃萊城不攻不能攻也倭而被招遠

使而攻萊陽求撫者固如是乎賊之猶用是愚我者不過欲借此一字緩進勦之軍心懈城守之固志耳不待其破萊長驅而後知也而何復汶汶也至於勦之一法調難調之兵行難行之法則剗肉醫瘡沈舟破釜可無再計矣一讀於王洪再讀於王洪劉國柱豈不是援兵雖監督在後不甯前也從沙河而昌邑而四逃為督師者是何人也其敢於為賊代題者不過借屈受揚之四款以導皇上之聽以愚同朝之耳耳蔓草猶不可除况賊之猖

獍若此者采則事命督臣立賜尚方何可不汲汲也回坎鄉紳賈鏡祥等具有公疏言膏肓切近不忍讀皇上但二省覽末有不怛然動念盲並而冠其死者矣公疏之外又有公書責臣等以別具肝肝臣等之肺肝無不吐出於皇上之前不求諸臣知也諸臣等以生於空桑臣等極力呼籲毫無效於桑梓是真無父母祖宗矣臣等何以謝諸臣而尚覲顏立於天地之間乎情盡詞竭不能有加於園中諸臣一語知盡能索不能有加於南京公疏

職方特疏一件合詞上聞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排撫議附錄不詳亦以
秦為兵機貴速撫局亟破旃賜乾奮泣被慙勸以
彰天威事遠賊自作梗以來淫掠殺傷慘毒異當
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而旦夕之間猶不
可與之同度況今已數月有餘耶秦河內等相黨
不圖進勦而止與賊言撫也豈可異者離兵與秦
兵可內外夾攻也濶兵乃選縮而不前按臣與撫
臣空同心共濟也按臣乃坐視而不救且王洪那

犯軍致命解危之臣也今方虛張賊能以惑我軍
心不圖進勦只言招撫臣甚不解撫之一字何所
見而云然也藉謂理之可撫與我皇上以堂堂大
子奄有萬方合天下而討之軍兵不下億萬以之
除殘伐暴何往不克况海隅之警尤為易制者乎
全乃以天子之尊下而與叛將講撫國體安在此
理之不當撫者也將謂情之可撫與賊自吳橋發
難時即當斂兵息戈以陳其不得已之罪靜聽聖
旨之寬息胡為乎無端叛逆殘六縣屠登州圍困

檠城而使數十萬軍民士庶日夜艱辛曾不得一
息之安寧也此情之不必撫者也况於勢之更不
可撫與贊畫張國臣投書一次而雅折彌勤推官
屈空揚進城一番而攻打益急是彼明以撫誘我
而暗以兵襲我也彼撫者固如是乎此又勢之不
能撫好也夫既理不當撫情不必撫勢不能撫是
戒之不可撫也明矣而今猶欲與之撫臣甚不解
撫之一字何所見而云然也臣深維其故非逆賊
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元化欲撫

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總之內外言撫
蒙蔽皇上一人殊不知上下相惡反為賊愚於國
家社稷大有關係也若猶遲留不決止言招撫必
至變破封疆敗壞而不可收拾矣雖悔亦何及哉
我皇上聰明天亶神武夙昭當聖明獨斷立破撫
局將內外之臣如暹翰不前坐視不救虛張賊勢
與賊往來講撫以圖徵倖寬已敗事之辜者悉撤
回京師正法西臂另擇大將加以專征之權純兵
進勦則奏效報功之舉可立見於今日也臣無任

被觀昇平之治謹盲死以陳

十七日

附記 案外賊馬少博集行止

十八日撤諸將選兵更番出戰

撫鎮檄集諸將諭令總帥各營之兵及挑選班軍

門夫之健勇者分爲兩班更番出戰以均勞逸

撤府廳縣官遣人勅賊寨

謝撫又撤府廳縣揀選城頭趨勇健兒每深夜之際隨便縫城多方擾賊是夜五更東門獲賊渡甯

大墩一位西南獲槍一杆

附記 張北海關處東接與謝撫手談對砲彭老

府至云外擾不至然內如此北原宜上臺棋酒將

十九日

附記 賊在城外示我不攻城只是圍困你裡虛

不惑不聞夫兵我用銀買了總兵人人賣陣休想

二十日懸示輸戰罰格

二十一日疫氣大作檄醫官吳心泰安恭等分布四

城治之

謝撫見守城兵民身溼侵蒸多染疾疫檄醫官吳
心泰等四人分布四城行府給以藥資問症投劑

姓名報聞

鄉紳依諸將於姜園

張考功等醲酌邀城中各路科官飲於姜園誓以
勿貳

二十二日發兵擊賊

頭班出戰都司成欽命領左翼撲南關遊擊張汝
行領右翼撲東北水營守備陳顯祖領中軍撲正

南賊備西北獨密墩若列星謝標家丁死於戰者
四人中右亦各傷數人然殊死戰而二班人分出
接應自辰至午鏖戰者久之二處共奪大礮二位
百子銃四門鎗甲十四副刀槍火藥無算斃賊甚
多以隔寨不能割級也謝撫揚鎗徐翟二內府被
甲持刀親督戰後故士卒用命日出賊又不
遣人焚賊窩舖

二鼓絕二死士暗持火罐拋入寨內焚賊窩舖甚
賊驚呼城上復虛喊以懼之賊駭奔竟夜

二十三日發兵擊賊千總李夢果死之

黎明二班出戰參將李景都司折雲楷截南關邊

賊西來撫標遊擊秦大鶴孫玉增鎮標中軍王自

祿馬岱等俱攢束匪賊不料連日出戰又不意若

是之早驚愕無備我兵直搗寨下火礮火鎗斃賊

甚多千總李夢果

甚勇善射守東賊有功

為賊射中心窩而

死

士曰李輝使夢果白面李仲仁其先皆也目人之李後呼善射自擊勇出李慶有新長竟為賊傷矣所傷衆人上磨不惜之

南流縣縣出得村谷賊之善官可乘後賊國務所

烈士只餘林也亂風當

南記午後賊連西關民逃入城運

援者副操軍立新之仍檢其

此外

二十四日西南有微聲

辰時西南礮聲轟二次賊數百往西飛奔

二十五日賊自東如西

辰時賊馬步約二百餘自東而西歌聚鳥散踪跡

莫測。午刻西果村礮聲南起烟一炬約三十里

二十六日大雨

已後漸雨二鼓後大雨徹夜衝水深尺許

次日午後始霽

二十七 日督理劉宇烈復至昌邑提督陳洪範副將
辛文綬等兵尋至

二十八 日齊兵追賊都司成欽命毆傷一臂三十里
五鼓城東南望城埠神山頂放火三炬起火六七
枝黎明見有人攢結若蟻布列山上賊驚奔往迎
山上墩礮若雷再陽再見如是凡兩西南亦墩礮
有趨若與東南為犄角者謝撫命啓北門伏人於
堽城內復啓南門令三百人持兵械往來女牆中
見賊動靜門未啓賊已環礮兵出礮傷六七人都

司成欽命勇敢先登者為大礮打去右臂落地

張北海曰欽命有十力而朴實事于持鎗勇求當
事者題欽當亭曰此汝之命無骨何能做官為之

例

毛荆石曰無骨即不能做官加之做可也子之金
可也乃無以無骨二字抹殺於義士之心溫忠臣
之氣與揚英靈
得不耿耿夜強

二十九 日東城緹人探賊

東城寇丞緹三人下城竊聽賊私語云此番大兵
殊非昔比撥兵皆不能敵奈何又前聽之見一頭
目巡察歷語人曰汝等須好生用力事情只在這

幾日主將令箭調兵守寨者不滿三四百人須防
變子偷營賊文官不許賊奈何又前賊之良一賊
賊仍刻兵於神山入不賊蘇賊祖賊之共奮大文
粟江大帥黃龍帥師復登州不克而還

六月初一日巡撫謝建昭告於城隍廟
謝公作文一通虔告城隍遣縣官持往陳控其
其點佑

遣人齎奏並遞塘報
亭午而夜半尤甚謝撫遣聽用呂治國陳國棟入

京齊奏呂游芳王燧等報深夜冒雨始克成行
蓋賊防備較前倍嚴也

初二日北城絕人釋賊

北城任別駕遣四校手聽賊語大都與二十九所
探之言相同賊又言萊城不下皆彭蠻子楊五兒
揚鎮之名必力必得而甘心焉賊之愆很若此。二鼓
高望山舉火放起火三枝海廟前放起火五枝正

西亦舉火

初三日賊持火把西行

附記 是時城中病死者多蓋食使絕久又為
起義所傳故書者多不起強此若坐局解其
初四日賊結營於西十里舖

約數百人火焚城三林寨賊首蔣英火五林五
初五日南城發難民探賊賊二賊疑其故。二賊
南城發難民三十餘人值至賊寨並無賊
尸郭若侍郎劉重慶上疏請開寧兵
奏為孤城不絕如縷苦守百日堪憐據撫臣與
諸將手書並築城鄉紳公札泣血上告以極閩郡
垂亡之命以釋皇上東顧之憂事竊惟樂州三賊

如斗夜叛賊重寨重圍之子計百計攻之臣等
計刻而算度日如歲不覺在火坑中百日有奇矣
雖合疏時疏未嘗不痛哭流涕然其中迫切光景
殊堪寫不盡也今四月二十八日有謝禮塘報五
月初四日又有塘報同是日有萊州圍郡紳賞
鍾祥等公書著一字一淚一淚一血嬰城百日之
苦楚不啻百千狀孤壘一旦之存亡只在呼吸間
真有不堪痛哭流涕者矣其怨臣等以坐視不救
空也其提醒以忠孝兩字無安頓處臣等真無地

可容盛發以骨肉性命漫不關心臣等真慚愧欲
死夫一城之命將盡已乃一逃再逃之王洪猶然
無恙也豈逃虜一夫之命獨重而堅貞數萬之命
輕於一羽乎孤注之鄧規可贊也乃專命援勦之
誓師但聞先逃入淮今復至情不知其作何等畧
也豈築城一塊土真視爲可有可無如圍城諸臣
之言乎陳洪麗懷慨而行是矣卒文綬何以自前
月二十八日起行此月十六日夜方抵都門也豈
淫溺救焚之師尚如是道邈自在乎擬臣請兵之

始皇上節赫然震怒限以時日到京變而無吝
輩之泄泄也此可不飛檄督之使前乎此臣等之
泣盡血繼不能不請也臣等知愚今日病根其爲
賊所愚爲賊所賣者無言已其辭之懦弱兵之驕
悍只起於賞罰不明四箇字以致號令不行軍威
不振人心不固也司馬法有先罰而後賞者則
逃之王洪當處也法之所行自上而下也伏祈尚
誰復知法肆諸市朝皇上必有立斷不遷旣
營將來乎司馬法有先賞而後罰者則已故之

臣徐從治當優也從治為皇上死守封疆竟以身殉此段忠烈真足千古進爵加祭皇上必有特恩不予死者生何以勸乎懇臣謝琬與從治同心死守今獨力支持矣數米而枚破屋而繫智盡力竭尚能董戰殺賊其氣有倍此不可特為慰藉以勸邊臣乎朱萬年分拮据于分劾拜守土之官守死不易此亦一奇男子也若楊御蕃親言矢石百粒風霜影有談躬探甲冑獨當一面雖古名將不多謀也幸景只三百餘人耳重圍直透目無全賊

有足多者此數人者若不立賜褒資誰使馬皇上出死力衛封疆者至若今日破賊實者漸漸非馬兵不可無臣謝琬叩請馬兵五千蓋自與賊軍相當言之也今打算已發之馬兵僅足二千耳又皆所統京營之羸馬瘠馬不堪用者其何以制勝也臣等又思北邊目前俸稍無虞關將有募漢兵丁若得新國臣於中抽調三千卽以國臣馭之便足當羸兵數萬聞國臣驍將也戰將也以之衝鋒陷陣較與陳洪範張紀奉文綬等同心共力刻期滅

賊計日班師虞秋防尚可不慎一舉而兩得矣皇上自為社稷封疆計慨賜俞允當不俟臣言之畢也臣等一聞斯言刻不能待謹取其大畧冒死上聞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開寧兵

奏為孤城貴保萬全大軍難緩須臾急請開兵以彰天討以救蒸黎事臣又據接來塘報言賊逆天滅理背國忘恩自稱替天行道元帥擅刻印文不遵年號又於招黃等處設立偽官似此僭越大傷

國體臣前疏所陳理之不當撫勢之不能撫乃於今日驗之矣無奈執政者圖片時之安而無長慮御顧之思佐理者徵萬一之倖而乏久計萬全之策以致我乘城困厄至今豈不傷心也臣試歷歷為皇上言之蒙城被圍諸官皆傾心報國之臣也而優於武事者惟徐從治一人今一旦為飛彈所中諸官無所適從合城失其重望矣烏得不又番一番心思臣深為文臣慮也武將中惟總兵楊御蕃參將彭有護番不顧身各守一面此誠國家之

千城也但在城之兵有限在外之援無聞二將雖
智勇兼備一人之身能當八百之鋒乎臣深為武
臣慮也如養兵俱門夫紳衿家家不道延遲日久
則紳衿無多之蓄恐難應兵夫日久之需倘有不
繼能必其一無異志耶臣深為紳衿慮也民為邦
本食為民天萬口待食未必皆家充而戶裕也平
居之時猶且有日用之不足者况數月之困乎吾
知有餘之家亦告罄矣其不餓死於今日者幾希
臣又為百姓慮也凡此致者臣豈為桑梓之情慮

哉殆為封疆慮殆為國家慮也今陛下欲用陳寶
督兵是以遼人被遼人誠為勝算又聞急兵跨海
襲登亦分賊勢之一奇然皆不若祖大陽等素為
賊悍何不認之激以忠義而使之掃除狂奴哉總
之今日之謀兵食兩難斷無坐守空山之理此番
之撫主臣俱辱又豈道遼河上之時言念及此無
淚可揮犯顏上達恨不就死且日疏上請兵也兵
登何處朝朝樞中命將也將勦何時臣及覆深恐
非關寧兵不足以禦寇非關寧將不足以禦賊恢

復登萊在此一舉伏祈我皇上急敕祖大弼金國
奇勦國臣吳棄刻期進兵臣願作監軍協勦倘此
行不濟臣卽以全家殉之特此悉陳萬勿遷延視
爲故事不然臣與賊誓不俱生矣安肯覩顏偷活

於朝堂耶臣無任破格進軍泣血待命之至

毛判石曰劉王詣就並邑不養庭之泣矣率之賊
必降而味不絕被邊陲以解乘圍其地偏於桑梓
惟恐先坐此恐矣

初六日小石盡有船隻入海中有船泊小石島

賊如南如東不已

酉刻賊三四百騎皆帶鎗鮮明分爲二隊一趨南

一趨東若有所聞而奔赴者

初七日遣劉良臣出催兵

仍持鴿爲信

初八日賊遙遮牌西去

賊運遮牌無數往西行

初九日以太監高起潛總兵金國奇副將新國臣

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鞞邊擊柏永履並原任

總兵吳襄等統關寧募漢兵丁勦賊

初議者以賊皆遠人會臨大敵多謀敢戰我內地

兵脆弱不敵空調關外募漢丁勦之職方郎中李

繼貞號萃隆 太倉人力主其事有撫心大誤乞撤關 寧兵再募賊一疏兵部

尚書熊明遇乃遣人問關撫方一藻字百根意見相

司遂請調發得俞旨調各部募漢丁四千八百餘

人以監視中軍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以總兵金

國奇為帥而以副將新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

祖寬張船遊擊栢永蓁等各領所部隸焉原任總

兵吳襄父子亦從軍立功

附記一賊在城外為一穴 賊上亦為自設牢以再嘗

錢贊伯曰父老云東南角賊掘一坑其為甚於城 上故梁則藏其身於坑中城中恨之德方山頭墩

口城頭急發一弩 中城而穴穴說

初十日賊齎土壩城川兵擊卻之

四鼓東北角壩城復有數賊潛上幸川兵瞭見即

礮擊之

十一日賊在城外遊兵

附記一夜張考功回關撫徐監坐東城頭至夜分 北雨後新霽月朗天清為戶報無聲三軍枕戈

容守張田欽島張張
出牌飲血登碑之句

十二日有釋子投東城

東城下投來一小廝供稱沙河人爲賊擄來云大
兵俱在新河西水漲不能渡帶上幸批兵想是

十三日柳窩賭張所蓄

謝撫以連日門夫越城投賊有因賭輸所致者且
兵丁尤甚訪知本地慣賭張所蓄等十餘人俱重

責柳示

賊揚言受撫

先是推官屈互揚自請入賊營講撫賊賜禮待之
互揚遣人來言賊已受命守烈以聞於是部科會
議謂賊既願撫互開一面有旨敘逆必誅脅從因
治朝廷自有定法爾部科既說悔罪求生姑從開
網昨劉宇烈又有破招違犯棄陽之報如此情形
豈是真心悔罪着該督撫按一面勵集援師亟解
菜園如罪弁亂兵果輸誠歸命必責令如何自贖
采銷疑賊不負朝廷肆赦務全大彰恩信之當勿
得苟且游移但以延請塞責該部卽行傳諭宇烈

乃手與諭賊令以解圍為信以故賊於酉城下揚

言曰屈推官已為我請撫俞旨已下不日將到我

等俱是一家今後不必打破命趙責令以口實散

十四日具謝部石口張北海於知縣輸城逃或訪

成頭克日平諒內府林探軍財象藉甘以酒請

天賦紅番為城頓

十五日東城發火取柴一百六十

賊云我已受撫遂送桑木數根

發露報不果

月明知晝守寨賊甚密不克成行

十六日賊載糧東行

平明賊段盛數百頭牛二百頭負糧投東去已後

復有賊六七人乘馬自西關出亦賊驢四五十頭

車三兩東行

十七日聞兵信

南門出二門夫於賊寨取柴聞賊相語曰大兵不

能渡新河改道海倉矣亦少許文亦用文

十八日發兵劫賊寨遊擊馬登先殺傷一腿

四鼓撫鎮傳各營兵將集南門五鼓啓牖騰躍而出僱奔東南寨邊賊徒亦少諸兵亦用力但列寨俱大未入土堅厚不能率拔戰久撤回是日我兵以勇礮矢始雨斃賊五六人傷者亡竿而我西兵遊擊馬登先被賊礮打傷一腿

十九日酉門川兵礮擊斃巨賊

賊記內府聖公健人下賊取餘賊

賊東去

二十日東城絕人取柴

東城絕五十人打柴被賊礮傷四人

遣人齎奏茲遞塘報

竟夕雨齎奏塘報人涌下一刻始起寨而去齎奏

則家丁趙之登遲太微塘報則家丁朱應明賊進

慮也

二十一日立秋

謝部不日戌接風雨枕蓐清涼便冷然有蕭瑟之

至私念國家強固居常文武嚴肅一遇有急

張北海日賊圍城以未初信已屆秋援兵陸步不

地誰求國成說

西南有磬聲

前兩夕亦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西南有磬聲

一役曉至午聽西南磬聲極其分明賊往來張皇狀若逆滾南門啓牖掌疏作發兵狀以試之而賊仍

二十四日海上打狼烟

得記 備部名曰百時於城頭望果常見虹霓聽注大者其砲聲之勢從地且天生乎所未見或云

二十五日賊言犯萊陽失利而還

賊言犯萊陽為萊陽官設伏傷賊甚多

二十六日賊言擒我參將孫應龍徐樹聲

賊說津門參將孫應龍南營參將徐樹聲皆為所擒船隻盡為所得

二十七日賊請任別駕議和

北門一頭目賊帶領二三十人請任別駕講話意

欲求撫

謝部石曰其致詞甚恭任及覆以理曉之賊

俱官有且云傅之主者似有就我戎寨之意

三荆石曰謝公瓦賊有二月間葉廟堂之上信

撫讓者毛非一日賊果有志和撫則寨中東歸窮

二死自有拜款何必請命於新亭諸君哉况斯夕猶

流告忘之伴而今晨慎有七盟之舉吾子劉可哀

之言曰是賊陽以撫慰我而欲陰以兵襲我也謝

公處有就我戎寨之信不待喋血七夕而已知謝

公之贖罪

不忠賊曰是日千絕才發明賊城被寨驍勇執倫

射死賊二名賊取捷起又槍殺賊一者賊頭成以

忠勇奇之不明營寨子也安果

死於賊帥以祭羽衣又職云

二十八日神山舉火。西南有燬岸
二十九日推官屈宜揚送粟於謝撫

南門報屈推官快手劉進科下文書謝撫命取之
據稟稱於五月朔抵蔡州具揭督師於十六日代
題朝議紛云閱兩月始奉俞旨俟開讀賊臣還謝
撫以數字答之

三十日又議稱實
謝部石曰賊性安而心狡謝安眠之
益中守衛甚不備不以與吾事也

謝撫以饒金將匿又與郡守定議城中稍裕之家
俱約集城隍廟委曲勸導隨其力之厚薄令傾心
書券復借得銀七千八百兩再加接括可充七八

兩月之用然募化之苦殆同持鉢矣而素封之家
無弗洗囊矣臣聞戶部侍郎劉重慶上疏請降為御史督師臣聞
時萊城久困彝漢丁雖發而中外仍以撫為主侍
部劉公感奮上疏欲降為御史身履行間以申辰
賞罰鼓舞兵將

奏為萊城一刻難支解懸萬分難緩臣請身履行
間以申辰賞罰立極垂亡事臣萊人也情急呼天
有萊城不絕如絃一疏奉聖旨徐從治等已有旨

了謝趙等堅守危城使倭事乎嚴議奉文緩何故
遲到着行查明白本內所請兵丁是否可行着確
酌來說並傳教劉崇烈並遵屢旨速圍接解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焚香叩頭涕泣如雨固知聖上
加意如此絃之土不曾輕弃也夫萊州以彈丸一
城其關係全齊天下安危人人能道遂成套語然
極密緊樞切實無如此言者萊之西即青再西即
濟自淮安至德州盡漕河皆環焉萊之所以固守
四月不破者以撫鎮守令紳士同心而為一人共

拋一死是以能存也試問青濟賊守之人可能有一二分如乘舌人已半空志則全歸特觀變而走耳若乘一不救賊必長驅漕運一斷則南北中梗外援一阻則軍餉匱乏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臣實至愚言之心碎皇上天聰天明未有不於此際長慮卻顧赫然動念者也臣前疏有言病根只是賞罰不明四箇字然求其病根之根只是撫之一字為賊所愚為賊所賣耳臣請皇上自為社稷計心腹封疆一寸難輕弃咽喉重地一著難再錯臣

叨皇上蒙養已二十七年矣年過半百位及卿貳心膽尚能巨畫筋力尚堪驅策若不能一出死力救萊城億萬命於水火之中將上辜君父下負妻孥生無髮翁對余影死無面目見先人皇上亦安用此臣為哉臣請皇上慨然獨斷鑄削臣銜仍使為數年前醫筆御史並賜高方一口令臣手捧至督臣劉宇烈軍前得為左監三令而五申之凡軍前事或或搔惑軍心或洩漏軍機或擄掠小民或輟輟官長或逗遛觀望退卻一步者副將以下卽

以軍法從事臣得力贊其波苟局面不破心腸不
換其鎮帥大吏臣得以白簡馳奏如此實做得去
若軍聲仍不振罕威仍不肅萊園不卽解散賊不
卽退者臣卽以身殉萬不敢辭也至於臣行不可
以無兵前疏所請馬兵三千速責樞臣及時調發
臣行不能不用人打開文網務盡其才許臣與督
臣按臣盡心參酌軍行不可以無食其一切錢糧
預爲措辦責新撫臣與左右布政殫力料理臣破
萬死以申三尺較億萬以報聖恩特危爲安因禍

成福只皇上一轉念間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秋七月初一日督理劉宇烈使都司程嘉訓來言撫
事

辰時督理所差都司程嘉訓投上稟帖口稱奉督
師令傳孔有德等擇吉接旨業卜於初四日導迓
至未後屈推官差使手劉慶永持督理書一封進
城以撫事已成相聞內云撫事已定烈一身任之
近而一時之唾罵遠而千載之是非俱非所計望
台臺稍示寬政等語謝撫遂命朱太守差書辦一

人伎手一人同原差持帖拜屈推官並傳諭有德

附記 有德實去 後每人銀二錢

初二日巡撫謝璉發書於屈宜揚

未刻發書於宜揚令諭有德先撤圍後閱讀賊言

撫事已成不必放礮違相信之一賊試礮孔耳

遊營以示我不疑

附記 未太守差人託屈推官下投賊討西瓜餅瓜各二

初三日屈宜揚同賊西行接旨

屈同賊西接旨午後又有四百餘騎按轡而西操

旗新彩

毛州石曰接旨時賊兩騎見之以行蓋欲
索于燕也賊先遣乘大攻於許諸字烈相見任安
揚非區區和示則謝矣
公之謂字烈先受之矣

初四日差官嚴正中睿旨過新河

先是字烈得旨即手書諭賊撤圍時各鎮將殺遣

人輸款陳洪範遣嚴正中往彈玘達南安國往牟

文綬遣程嘉祥往賊亦遣李天工來詐言必得一

大臣僭當願請劉督理至新河一見且求先將旨

意鈔去看過方來接旨閱讀字烈懼為所劫宜揚

亦慮其不測於稟揚中作隱語有贊禮幾有及昌
老壽贊儼然而來云云宇烈遂不往差嚴正中送
魏寧遊河汜水泛漲監視中軍溺馬至晚抵河東
岸賊鋒而去贊禮幾正中送魏寧遊河汜水泛漲監視中軍溺馬至晚抵河東岸賊鋒而去
初五日龍亭至萊城外差官嚴正中差官嚴正中查旨到孔有德叩迎入花園安訖前
以宇烈不往賊計不行至是令寫揚稟云欲求防
說一面然後定解圍開讀之期謝撫諾之申後復
稟云先撤南面之寨另定解圍之日

祭北廟曰謝公蓋不謂五是而亦從之者五以
久同無授內儲告終不得已耶試不測為孤注計

初六日巡撫謝理知府朱萬年內府徐得時翟昇出
城撫賊

辰時雨屈臣楊親入城與謝言甚悉且云賊真心
求撫云云謝諾出城撫之時總鎮楊翰城鄉紳賈
四塞趙芝庭張北海皆力止之而謝弗從曰萊園
且六月勢無奈何苟解萊園何惜一身未刻雨止
屈又入請防臺出於是謝撫偕徐翟二監及朱太

守皆出城直至濠南石牌坊下從人不許帶才刀
各賊前作悔罪狀且稽首云初十日南登有德仍
涕泣不勝各官回賈四塞等入勞謝公言不可輕
信再出謝以迂腐自之入夜賊撤更籌寂然無聲
毛劉石曰是日防盜守俱出而賊不進加害者盡
在誘誘鎖也公謝無賊時孫考功與楊總戎登賊
樓望之眾問楊曰謝公祖約凡出賊如何獨留楊
笑而不答第令家丁密布檢隊以防不測嗚呼楊
德勇美而味
然不智也

初七日賊誘殺萊州府知府朱萬年竝執巡撫謝琬
內府徐得時翟昇以去

拔人李照登騎馬建城屈空揚復入趣請出賊開
積辰時朱太守同禮生四名於掖河南劉家巷關
積賊蜀朱公飲營中甚驩朱公信不疑入賊言於
謝曰賊撫是真各小頭目願見謝請銀花四對紅
銀四疋銀四十兩銅律翟來後出再約楊帥揚曰
總領雖知殺賊不知辦事也堅不出時有言歸衛
以防不虞者謝叱曰此出賊先言要餉銀四萬兩
謝叱之與講移時語人多不能辨城頭但見賊
且拜且退公且語且前誘重驛門各賊皆按刀喻

目未幾東西兩聲敵營寨賊徑前赴謝朱公頓足

大罵叫號踴躍賊以刃刺其頭視師起云賊雖身

死其血淋漓賊不能動賊惟之亂刀交下是夜翟監擊首逆徐監縛

去嚴正中斫死屈臣揚身被二刃墮其一縛洗足

奔入後人被殺不計其數一時如天崩地裂人人

面無生色幸城頭密置槍礮賊未敢闖門而入也

守城軍民皆如鷹豕駭鹿震營失魄鎗礮羅極力

彈壓鄉紳等多方聯屬久之乃定是夜張參將行

聞內府王張北海軍東圍寇二府吳參戎登費四

兼守南門彭參將守東北角何內府任三府李

參將守北門趙芝庭守西南角西門則仍揚鎮

與洪令也

張北海曰余等同謝朱公宿城樓五月思難

中請如同氣全一旦陷身賊虜不知此將作何請

宋余吳夜宿謝極言合同昇熱抗出第一夜日未

成曉則賊在城外罵云危危危日馬我進飲今日之

事訊果屬誰賊言是矣然誰使之

而欲安真在國賊命存湯火中人耶

謝參將曰事平後余以朱君死事甚烈請加褒獎

以賜風化為宗伯所阻奉聖明深鑒其忠幸增在

廟祀如何公論技之余仍建坊於南門

外大書朱太守罵賊冠罪處以極之

趙士詰曰朱公雖力任性頗不為物情所吝然賊

殺之初百鎗放死軍需供餉竭力唯其功有不

功言曰事勢至此大家唯有死守而已今日之糧
不過為撫府陷賊城中無主耳有鎮臺可以控制
兵將有廳縣可以督率士民何愁無主然約法者
兩言今茲以後餉銀不足責在廳縣紳若足而
將驍卒悍責在總鎮於是諸公奉養皆以張言為
是

賊將被執巡撫謝瓊赴東城

已時謝撫來東城請寇丞語令守陴者勿磨以大
礮擊之

初九日孫四門

鎮廳縣公議圍困日久人心絕死此後不必發兵
與賊只堅守為妥耳於是四門俱用土實

賊擁被執太監徐得時至南城

賊擁得時於城下徐問曰朱太守進城不守陴者
曰未也徐頓足曰噫朱死矣城上以礮擊之賊復
引徐下南寨去

初十日楊鎮置帥字旗於鼓樓

以為中央主旗

上命東撫朱大典與巡按謝三賓速赴行間督諸將

進勦

謝字泰三浙江嘉善人

三賓字嘉善

正以巡按王道純監紀軍事師久無功命凡用兵
處皆擇才幹御史往代有功一體論敘都御史陳
于庭以三賓精正允之命以巡按監紀星馳料
理長安有為謝危者三賓曰朝廷養臣子正為有
事之用若皆避危孰安國家事其誰任之遂製甲
曹且上疏力言勝勢在我賊不足憚了此不過數
月因陳進兵固守取勝用閒責成五策內閣左右

謝公名以得上節人
為四年并進士
凡之謂謝曰頃讀君疏知賊
不足憚矣命下之日即陞辭赴軍

彘丁抵通州

上以彘丁味嘗入內地慮有驛騷凡一切犒給安
頓之法皆出宸裁嚴悉用備彘丁感激用命至
是抵通州謝監紀亦出都門適相後先當米省州
縣未為料理即移檄各官令出關廂督率整備飯
料打點改舍標識停當仍撥馬導引來兵照標安
插豐其委積俾所至如歸於是彘丁一路相安無

犯

十一日覓姦細孫高據誌斬李照登

張時初八日差下塘報孫高據回細詰知為賊榜
手以金令作姦細遊覽之又審初七日騎馬進城
改李照登果為賊用隱匿塘報給言真極致我撫
府被誘立斬之。連日多有賊城投賊者俱捉回

正法

十二日賊如西如南不已

是日執巡撫謝璉等於金剛寺

午刻高臨新節六七十人擁護謝撫東登蓋賊知
城不可得因遁地及徐烈二監至登州聞於空署

十三日賊放礮

賊放火礮終日不絕聲

鄉紳張忻等草公疏

內有萊以撫壇云云張曰此余等不釋脅之言也
有因疏語過激遂怒東人欲必斬送而後校余等
不足惜其如擾土何

十四日賊掌號集兵西行

十五日集瑞城塔夫

夜東城一守塔夫下城投賊尚未過濠復令二人
追之挈回集示二人各賞銀五兩
十六日並二塔為一
楊總領以塔多人少乃並二塔為一

賊運夫墩西行

四川道御史王萬象上疏請斬劉宇烈

奏為森督之欺誤既深危墮之收拾已晚懇祈聖
明赫怒立斬罪臣急定萬全事途賊無端反叛殺

官戕民罪惡滔天自揣不赦奈何謀幽者譽組之
折衝之謀樞密多庸碌之輩戡亂無策苟且目前
督勦之事竟使劉宇烈當之宇烈一入齊境而東
事無實作用塘報無真消息賊本探戈也而鴛言
乞哀將本通賊也而不行糾勦全副精神不用之
申明天討而用之仲承輕意反為賊上疏請撫約
期解圍統領報萬甲兵迨遙河上綸綍之言遊戲
軍前三春已逝捱至長夏長夏已逝捱至中秋始
也籠絡賊子而從事失時繼也弄假成真而數君

漢國遺李九成一書札借為兵符遣屈臣揚數入
城暗作間謀使賊窺破虛實益肆殺戮皆假旨藉
萊城賺開誘擒巡撫謝建毅死知府朱萬年節此
牛專劉宇烈節碎屍萬段亦不足以償東方之恨
臣度我皇上必不愛一字烈而殘破封疆冲乞天
威乾奮立斬姦督誅一誤國之姦臣則眾臣皆懼
戮一貴陣之懦將則諸將皆驚節張國臣屈臣揚
鄧玘劉國柱亦知國憲之所必加也萊城雖小三
齊之命關係之倘有政失則青東濟兗必為萊城

之續矣豈可漠然視之為可有可無之地哉今關
寧兵既已調進尤當速易重臣以督其事然重臣
又何必疑推選求也節新撫臣朱大興假以便互
新授臣謝三賓加以監紀自足鼓舞軍心則東事
可指日而定矣臣報國深憂特此上陳萬勿再行
部臣停雷時日倘以臣言為不急之務仍使劉宇
烈任之臣必與劉重慶高繼宋可久相繼抑鬱而
死矣臣無任為寃具奏

附考 高銜字叔養膠州人萬曆辛丑進士宋可
久字柱石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仕至吏科給事

中書請與解榮
語甚激切

十七日南門啓牓試賊

賊寨聞無人行寇亟啓牓試之賊鳴金集兵亦不甚多蓋俱西迎兵矣

上遣銀騎速督理劉宇烈下伏巡按王道純回京另

議

初撫議之與人皆知其不成獨督理與各帥信之大司馬主之至是事機波裂舉朝痛憤上乃遣銀騎違宇烈下獄竝道純亦回京另議

十八日聞西南礮聲

賊攻平度總兵陳洪範劉澤清副將方登元禦之

張北海口登元說甚小而
行軍有紀律兵士不犯法

十九日川兵夜索衣於張紳

前夜二夏後張考功巡城至東北角彭參將言其

兵自二月二十一日上城無頃刻離汎地今歷春

夏而秋矣欲在當舖買衣而人不應余何顏以法

制兵士張謝曰願明日設處至四鼓彭兵果向賊

睡中索衣黎明張遂詣南城言之寇亟以張趙兩

家質庫運至城頭任其兵擇取為蘇玉心賊既
保榮全者曰東事既平俱各致功獨彭參將以素
疾不獲罪張龍未得優錄然守城勞績曾不以
是而是而林矣為五當備費亦而不入不與余附賊以去
送也

二十日西南礮聲

一日土賊無因發礮以此令

午刻聞西南礮聲此後遂寂然此自是冬

副將牟文綬何惟忠帥仰救平度戰於門部惟忠死

之門部則西

二十里舖

賊攻平度川將牟文綬何惟忠率兵救之至門部
與賊戰幾為賊殲盡惟忠陣亡

賊屠富舖邯人

平度有義民張前集居於高舖糾集義勇保守巨

嚴賊初以遊兵至皆卻之至是賊以全力猛攻且

用本地人入部作內應張六寡俱被殺死僅車子

在外得存富舖閩部屠焉

二十日大兵抵德州

附記 南城無人處外列車一賊口

二十二日賊攻平度賊魁陳有時為我兵所殺

手刺石曰賊魁有主
今有時去一山矣

平度紀

卷下

四七

監紀謝三賓抵濟南

謝至省下有銀騎來見始知為逮督理也時字

在昌邑謝慮軍前無主醫緩騎青州而亟往昌邑

二 逮字烈赴春開誠

二十三日賊謀陳有時之屍至自平度

賊三十餘騎并一匿自南來馳擊頭載婦人車數

兩載臥者後知為陳有時屍與礮傷之賊逃去

二十四日屈宜揚死於城隍廟

屈自七夕奔入即閉城隍廟中繼其飲食至以手

榜雨水雜衣絮咽之至是死

毛則石曰當新河接旨時賊請督師相見屈其
不測於菜場中為區區守然運不往至城隍廟隨
於場中刺起之使行立陣前不可少一髮賊之督
師而國中反可少一子誠之陌也即做死廟中
不得議業
人之封父

二十五日聞西南礮聲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擒一賊祭旗

參將李景繼人設伏生擒一賊諱名周倉者梟首

剖心祭旗其肢體不移時剖食殆盡

二十八日聞西南礮聲疑相傳會儀盡

二十九日聞西南礮聲疑相傳會儀盡

一有馬賊千餘西來旋復馳去

八月初十日西南礮聲

監建謝三賓至昌邑

謝至昌邑李烈已聞被逮易服入鄆營謝差官請

回射營令速發仍發登州府推官護行

孫元化張燾等伏誅

罷兵部尚書熊明遇仍聽勘起原任總督張鳳翼代

張山西代州人
萬曆癸丑進士

初二日監紀謝三賓戒諭諸將並斬逃兵以徇

謝集諸將士宣布皇上德意告以國家法度鼓勵

責成人心懍然先取逃兵在獄者斬之以徇設二

大旗於門明示賞罰因戒視營嚴查圍糧草戒諸

鎮不許再造人入賊營嚴查親臨淮河嚴查姦細

戒諭守河官但有不奉差遣擅自渡河者斬以此

賊語遂絕

毛刺石曰此舉甚狡人意若有大練濟者施
為固自不用也其私問之應愧死無地矣

初三日賊東西往來如織

三夏後西南礮數發

巡撫朱大典監視呂直俱至昌邑

監總謝三寶上疏請斬逆帥王洪劉國柱

時軍前主客兵雖有三萬而暮氣萎荏策之不前

法當申嚴紀律因疏請斬逆帥王洪劉國柱以正

軍法得旨革職提問

初四日郝永冠化議張餉不果

冠以餉銀將匱又集城中少裕之家於城隍廟復

募捐得三千餘金張考功曰圍困日久城中無家
不管兵飯米斗數金柒斤百錢百姓筋力竭矣派
捐而勢不能處恐法窮而民變城中尚有穡積億
萬者得其一二足當數十何屑屑若輩為也事遂

寢

錢贊伯曰建公頗短於才見捐未有不商於縉紳
若竊意自是距解圍止半月或未行耳張公控美
無議論正
大故存之

東嶽廟火

初五日賊移窩舖

年反紀

卷六

五十一

東北角寨外賊窩舖移三里外

賊運大礮東行

賊自西運回大礮數位東行

蓋護太監尚起潛復遣都司朱國祚等入登招撫

監鮑謝三寶上疏爭撫議

起潛還國祚等入登招徠謝公懼事變上疏爭之

且請鮑口不言撫字時頗有介介者而謝不顧也

初六日塘報入王燦回

王燦王燦回云邊兵將到內有開寧彝漢精騎賊

賊不遠矣

張萍海口自打塘報以來許世命出入兩次

惟王燦一人而已餘竟不回正有從賊者

附記賊在城外揚言口莫說大兵來後你祖家

一兵是俺一家兵亦騎子休得委罪又有外寨賊云

初二賊子來

了可交不住

初七日賊運大礮遠牌雷西

初八日西南礮聲

初九日夜神山舉火

初十日賊自西來

申刻有馬賊千餘從西更賊掌號吹角

監紀謝三賓趨大兵於濰縣

大兵尚在濰縣躊躇未發謝以藁勢黃卯進兵不可復緩乃單騎徑趨之

十一日西南西北礮聲不絕

初意大兵分道而趨後知賊設伏礮作虛聲耳大兵至昌邑

總兵金國奇等見謝監紀舉騎至乃以五鼓拔營即日皆至昌邑

十二日賊眾結隊西行

十三日參將張汝行統兵擒賊獲張逢秋以歸

張廖戎總家丁數十人投一賊名張逢秋供云關寧兵將列賊望風膽寒矣。得礮數位

巡撫朱大典監護高起潛監視呂直監紀謝三賓觀兵大端

遠誓師

撫軍監視監護監紀集將吏議進兵之策或曰彘下遠來未諳虛實若輕進取敗辜將誰歸不若緩之謝監紀曰彘丁內多遼人久住賊用閒軍心一

動事不可知乘此新銳賊不及覺一鼓而前破之
必矣兵貴神速非爾等所知也起潛倡議欲調民
丁數萬築城新河邊以爲家當大典不可謝曰調
民築城何時破賊若欲家當新河鄧營結砦頗固
可停足也議定乃誓師

約分三路進兵

中路以關寧總兵金國奇等募漢丁爲前鋒川營
總兵鄧紀步兵繼之共一萬二千人從灰埠進南
路以昌平總兵陳洪範義勇總兵劉澤清密雲副

總兵方登元馬步共六千從平度進北路以參將
王之富王武緯等三千人從海廟進令遊擊徐元
亨都司路雲之率樂陽之師來會戰以奉文綏守
新河並派肅將防守要地飭州縣官率民兵嚴守
城池路雲三日就糧而行監軍推官汪惟効曉
暢軍事令督南路兵

十四日有越城從賊者將以徇

踰城從賊數日屢見楊鎮欲峻其法乃追執此人
殺而膊諸城上令士民共鑿之

十五日賊吶喊投西去

入夜城外喊聲大作狀如攻城是夜月色如晝見

賊皆投西去

賊記 張秀功三鼓得昏月數百人騎馬至解平
長白山西見紛紛甲騎擁擠有一老人聾耳大聲
曰公勿憂過十九日便萬無事矣亟起
飛以語楊鎮協衆子自得應此夢為幸

十六日西南砲聲

十七日晚遭被擄楊鎮家丁高標來城下講話揚令
砲聲之

十八日大兵抵新河

謝監紀以五鼓先至新河觀形勢候諸將進發傷

晚奔漢丁俱至遲見賊營一星置地諸將相賀謂

賊之滅兆也新河東岸賊哨克虜砲聲不絕然不

意我兵遂能深入未設嚴備

十九日我師及賊戰於沙河大敗之賊悉東避萊園

解

五鼓謝監紀同呂監視高監護及金郅二總兵督

兵渡河河止一橋容一人一騎至平明過者止千

人謝曰如此則日暮未能全渡豈不誤事乃命探

河水淺深見止及廐

前一日水尚及廐是日傾減

謝曰此天意

也命亂流濟師早備時悉渡謝語吳襄曰我兵初

進未諳虛實宜先擒賊撥問之襄曰已授意祖實

矣各帥臨發以賞格未定爲言三寶曰賞分三次

解菜圍賞銀二萬取黃縣賞銀二萬取登州賞銀

二萬士卒均分首級不論各將唯唯踊躍而去兵

遂進朱公亦至新河居守午時兵抵灰埠

距萊城七十里

前鋒參將祖寬獲賊哨騎問之備得賊情賊尚未

知也進至沙河

距萊城五十五里

孔有德率三千騎來迎寬

以五百人赴之未至一里見眾寡不敵急引退

衛國臣曰賊勢大富斯退國臣曰若一退步則吾

輩皆齧粉矣拔刀驅兵夾蹙此輩率奮勇直前

竟衝賊營箭如雨注賊不能支遂潰其直抵城下

圍城內連日無事至亭午忽見城外賊紛紛驅馱

東行未幾正南聲震如雷煙圍圍高數十丈狀若

山頭經時不散皆言賊焚其火藥矣至申刻祇見

西南塵土冲天又見賊騎馮落荒東竄旋有標旗

無數俱踞福祿兩山巔眾猶謂賊作大兵狀誘我

也放礮如故城外守寨賊係擄去川兵不知賊敗
仍舊城放礮竊言高公領兵矣頃之見白標數十
人馬千餘自西南而來列於城東南又見賊二三
千聚於北塔兒埠倏忽河西刀光如練賊眾披靡
有下塘報人向知大兵已至城頭遂停礮是夜兵
馬俱屯城外賊奔逃奔城北營於城北玉皇廟至
二更關緊撥兵報賊營潰解如風不知所往矣
二十日午刻陳洪範劉澤清亦帥師自平度至

城門開

是諸將進城以憩馬足是捷圖雖解散賊不多賊
之遊回登州者亦不及十之三蓋乘機四散逃竄
者最耳是日我兵四出梭山不見一賊賊遺弃大
小礮盃甲如山婦女數百人付洪令宰之得其兵
籍列九萬餘人又獲餉卹報無數一報云兵部
任日甚等事奉旨進城檢悉百端撲賊無效覽奏
會不下明着兵部馬上傳與督理劉宗烈上答
兵後我將寇賊盡數擒斬男婦不容留一人若
餘多類此益恐不心翻散放遊此以問之真狡賊
也先是陳有時被殺二賊審指稱難因下令發招
黃及海濱居民備土袋二十萬期以二十日攻入

萊州而以先一日敗豈非天乎

謝象三曰從改也惟鋒陷陣皆漢丁力開宜諸

將如新國臣祖寬祖大河張籍血戰功屬第一先

是賊嘗私語殺山東兵如列菜銀十萬無奈我何

各兵成非吾深惟慮關外兵耳至是開漢丁

至成有懼色曰祖二風子到如何支得住祖二風

子謂大河也有酒後故名大河孫天壽弟素以楚

勇聞能與士半同甘苦以生員父軍屢立戰功凌

波之設無放往偵者大河孫以數百騎屢立戰功凌

壯一時而國說亦遼人如兵嘗陷陣決死而後

生頭上乃發縱橫如清錦州城下之說因臣與籍

寬力也張籍原名海余代祖寬大河家臣

款人所多善射可用命賊聞其來以晉開

之得為宜兄弟以壯舉大事謀者其苦於所

河以至推軍時神兵主事途中密謂賊法與與爭

鋒士頗備孫來公以其書示諸將請解成發憤領

賊賊自見新國臣祖寬薛仲最多回用為首任國

臣尤居不取常曰塞上敗兵也羊與項屬並已分

無事時也一如古法無所用之沙河之取以五百

人赴燕于項刺之時已事崩五顏遂致大捷

信委兵家之事非定於行陣者未易語也

費費伯曰孫賊處不在治河設守也其偵探並開

盡先聲奪人如唐入曹積善之戰四龍於前敵中

上發帑金充解菜賞

時七月間一朝頓解報至長安歡聲雷動上立發

帑金二萬兩解赴軍前充解菜賞

毛慶曰按唐書郭子儀傳黃埃昏失儀

新店之戰乃香積寺捷後三日事也

子中九月得乘賊解圍報詩曰山東益方
 子合也師理不聞重人赫斯也西蓋遠行軍玉生
 日即蘇至渡書果云云某城傾解圍登城賊游退
 惜哉王生何創不敵再若生者肉食者竟竟賊城
 臨空樓下插葉詔貴秋雲可酒互持勸一笑日
 已照
 郭東三日李純入城獲貴士約未行伍叩死問
 孤開金羅摩與許公併行戰地說自來文詩結寨
 及賊屠經子愛之所繼然貴取象之若菜人之萬
 死一生走果久獲賊中守備保法象竟賊攻之
 萬方卒不能破物料次降乘公開門不許帥士出
 賊之力人心通變雖而兩賊素有方器向賊連署
 慮變無方楊地饋少年有得彭彭象將善操士卒解
 帥費副當原考功等號廖子點然官忍化任操
 漢見郭等排搗征錄傷力一心誓以死守是以再
 編羅破而孤賊坐是初賊以賊中糧少欲坐用之

李茶休養在報來有備羅至問所官因尚存千石
 又城小而堅易於照鹿而女大無藥錄油痛之數
 前人疎備果多取用
 不過推之暨及草耳

李九成設被執巡撫謝稔內府徐得時翟昇於登州
 先是賊執稔等送至登州聞於空署及萊園解李
 九成聞敗同日害之

趙士恭曰謝公手儀部秀善詩文守萊牛載其撫
 局為賊所執成於登州
 細如風雅盤互聯詭料推誠心事遠望斷楚天秋
 色遠美處勢鬱月中輝
 又曰內府徐公翟公呂監視之中軍也守萊牛載
 得極勁果撫賊被舍同訪院成於登州
 疎送無能各聖朝臨戎故備侍中翟誰知解網翻
 投網竟歸登州不可招

二十三日復招遠

賊既東避歸登招遠諸賊亦聞風潰散遊擊徐元亨守備路雲之等遂入招遠兵不血刃

二十八日大兵進發次於新城

時我兵大勝軍氣甚張於是議取黃縣有貽書勸持重者謝監紀曰持重不在遲速前後總須一戰不如因賊膽方落亟取之朱大典之意亦然是日遂進兵先置步兵於新城以聯絡前後仍以金國寺等鼻丁洎鄧祀步兵由大路進發命陳劉二帥

從南往鈔賊後

三十日大兵擊賊於白馬大破之復黃縣

白馬距黃縣二十里

我兵抵白馬賊傾巢來戰眾號十萬馬賊萬騎聯

驍為陣設伏於茂林左右翼斷我兵而邀擊之我

師前鋒祖大弼等過之不覺二敵斬國臣吳襄等

按林中伏忽發國臣等被圍高起潛急召前鋒並

趨後勁內外夾攻陳劉二帥所遣馬兵亦至賊大

奔潰斬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濠死者不下數

萬賊始膽落竄歸登州是日我兵入黃縣斬國臣

等長驅追賊直抵登城壘於西門人登城呼問曰
九月初十日大兵圍登州賊將又聖斌天德不下登
各帥兵俱至登州結營過賊賊聖斌高亮衣至城大
初三日運糧至軍中與各營將議賊聖斌高亮衣至城大
初發兵時賊聖斌高亮衣為賊有議各營自攜者將
慈言不便有議參兵於後護之者又慮為賊所鈔
乃先撥驛驢數千分給各營馱糧隨行然僅供糞
日食其餘輜重俱在昌濰距登州四百里時所委
守糧倉事有糧而投糧者更委青州道楊進督之

星夜赴逃莫行甚遲糧未及前各營之食僅呼處
急九月初一日謝監紀馳至黃縣自為催派又令
朱橋黃山守兵人負數斗絡繹接遞偶見遺驢蔽
野人言此兵所獲無以畜之驢僅多錢百文因令
隨便收賣又令各營諸糧者皆以驢來驅之迎糧
以代車運疾馳抵營日可行百餘里不三日間糧
料充足兵以不飢

大兵築圍牆

我兵分列城外慮賊夜襲監護高起潛與諸鎮將

議分派防守築圍牆禦之番錡齊與數日畢工崇
大墉如城以步兵乘墉以馬兵接應登城三面距海
分陳洪範劉澤清於西牆吳襄新國臣劉邦域王
憲等以馬兵應接分劉良佐丁志德鄧玘方登元
於南牆金國奇祖大弼柏永釁等以馬兵應接分
牟文綬王武緯王之富於東牆祖寬張福等以馬
兵應接牆凡三十里而遼東西俱抵海分番攻守
賊無出路

冬十月大兵攻登州不克乃坐困之

將軍朱大興與總兵二段俱至營中相與定策
攻城賊內穉穉尚饒健賊尤多紅紅大礮一發五
六里我兵多傷李九欣素負號健常出搏戰各有

勝負攻城數次俱不得志夏謀出而東交道陸憂

龍字若芬
山陰人赴謁撫按進曰請軍東攻賊今反列

戍而守何也賊憑城用礮則勢在賊陣出而趨我
此我用礮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其來
犯相持既久深秋將盡賊屢屢火食我軍露處風
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路雙而日徽州縣之馬攻

而士耶高起潛曰君不知攻之難待其食
謀謀取之易耳曰攻城十月矣賊強而我力
竭則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時出城馬其
發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塞然卒不用其言謝監
紀令多築礮臺置紅尾礮憑高擊下直取城內穿
牆燬屋無所逃避城中死者無算後以意見不合

而止

毛羽石曰夢龍起家進士為部郎時張孟一奏功
在後復晉陝西參政流寇圍隆德陞公半兵擊
之一夕貫頭而絕賊大侵歸賜職忠烈處
公獨獨其兄弟申明波機論中埋海不誣云

監護太監高起潛遣萊州管參將白來譽千總毛英
帥師守黃城島東江大仙黃龍亦遣龔正祥守之

先是謝監紀未出都即語職方叛賊勢雖披猖然
以國家全盛豈有不蕩平之理不過藉當時日耳
今進兵伊邇須先打算以絕其走路水城枕海空
調水路之師扼之遂上疏請調津淮兵凡五上皆
為職方所尼蓋登州出海四十里為長山島六十
里為廟島再東行即黃城壘磯二島凡出海必於
此處住泊然後出珍珠門而走大洋萬無飛渡者

至是令參將白來舉千總毛英率萊州水兵守島
蓋欲先據各島俾不得逸去也

賊攻黃城島副將龔正祥參將白來舉被擄千總毛

英死之

兵微船少又為颶風所碎賊突至四面攻擊我師
努力死戰部卒先潰全軍陷沒正祥來舉皆被擄

益死焉

諸士語曰英故相文簡公屬也極小精悍從彭參
戎守東北艱苦備嘗解圍後防賊廟島以大風震
舟為賊所
字楷故

浩森錄被殺氣昏欲過海若節王孫英安使皆勇
陷先將軍家傳

先將軍英字廷鳳真定府同知以荀之孫文學

承向之仲子也家世常備將軍獨不好武曰方

今中原多事大丈夫當奮力經綸射政禽王以取

功名安事此區區毛雉子為哉乃志留武壬申孔

以武備當事急用人凡擊劍走馬無不馳驅之士

皆以攻補佐而將軍以隨使得授家帶千兵萊城

東北角礮彭參軍獨當一面以先將軍率猛可共

事召使餘麾下盡棄擲隊不解甲矢多難離之
聞賊百計而百挫之萊城之全公衣食不鮮聞後
奉軍容使命監備將軍師彭參軍以就賊獨賊至
其歸於均難則一也萊州志曰毛英挾人也素願
時以武舉為守備壬申彭三山島颶變力戰或是
官為守備訊為三山此一說也保萊者曰監護太

監高起潛進萊州營參將白來學千總毛美紳師
守黃城營時兵微給少又為馮原所奔逃報突至
四石攻擊王師努力成戰旬卒先清全軍臨沒
寧被會英先馬是官為平德汛為黃城又一說
趙文潛先生九家詩序曰毛武察英故相文簡公
也短小精悍從彭參戎中城東北蓋苦備極
國後防賊崩宮以夫風羅舟為賊所害凡又一說
也余嘗取而考之諸乘所載趙陳太守急於成書
試之故老故老妄稱以應之耳保萊者則劉先
新祐作也劉明季人以詩人紀時事其別載
詳至九家詩庚於文潛文潛與先將軍為中表行
當年賊守之鐵最華之慘文潛督親見之小序
行是固其實錄云嗚呼常有明末進士大夫以
軍取功名者無不高自標榜一遇有事不抱頭
奔回者降耳指軍以儒家子顧好習兵事亦亡於
兵可謂長命苟幸狂危無檢者矣至其致身之地
或廟或黃不必辨也乃事後遠錄者或反以冒功
敘實而將軍身終鮮括其究也不問以疏高紀唐

此功在華江所為壯勇而長敵者也余好之者一
照波濤之河而觀雲日之出沒報報錄有五贊前
起福潮而至者因為賊之原與千百世下猶知先
將軍之忠節云

十一月初三日殺賊首李九成於陣

是日李九成為背城之舉五鼓率兵出城竟衝我
營勢甚洶涌適先有降賊洪成訓出城報信我得

預為備合兵擊之遂殺九成於陣有德等所恃惟

九成九成既歿不復出戰惟日大哭

毛荆石曰七夕之變郡守馮華蒙圍之新撫監羅
漢至是而天狗星墜大彗投者所謂報遠之誅木
足嗣六王之一者也

賜將士寒衣仍命敘功

時登城久不下士念士卒寒賜皮衣及綉襖等仍命先敘解萊復黃之功以鼓舞之撫按監視乃各據鎮將所報功及核實以聞

三賞撫按鎮將有差

宋大興陞副都御史仍命巡撫山東謝三賓候京堂推用金國奇陞都督同知廢一子錦衣千戶吳萊復原官宋洪範陞太子少保鄧玘劉澤清靳國臣張輔祖大阿祖寬金良棟俱都督同僉有差餘

俱陞賞仍前以朝廷國錄前功茲賞後敘文武各官益鼓忠勇速奏蕩平

都督同知金國奇求於軍以總兵吳襄代之

謝秉三曰賊之變屢榮也所過焚及自登萊抵呂邑四百里間無一樵存安黃一帶皆山山險峻馬行苦難軍中樵採乏行士露處余撫與余居甯神山頂破廟中日賊視塔位後則浩軍者掃地焉榻倚馬而食山離城五里城上紅炬大燦于聲如蹄鳴命從頭上過網之際網日有敵者賊每中者獲我夜臥不取解甲馬帶被殺置諸臥側一聞破聲即跨馬下山入營督戰蓋兩軍相持勝敗呼吸八月之久無時不境在敗之憂也

令將官勿倭虐軍士

時際嚴冬海風凜冽驚砂挾雪裂膚墮指軍士告
寒尤甚因下令軍中不許將士非理侵虐無緣者
立為處給布花獲不時以席酒犒勞

癸酉六年

春正月初一日賊救降將馬驄等十四人

城中諸賊最善守城事有濠毛承祿守水城孔

有德守大城南取仲明守城西李九成守城東九

成成則以王子登代之

城中衢路不許南人東人
行走行者斬之以防內變
城垣用土石幫厚每口五人守一受運賊賊將
傳將警頭一清方過次備繼至懸杖麻者城口開

此解賊偷到火器能大石礮射以禦軍師又時賊
人城外為夜巡以此殺兵處近城城上無覺無陸

可攻圍日久計無所施乃為諭帖以射城中開示

賊福俾早投降仍來書紙尾云著馬驄出來講話

賊原在參將部與人素有投智城破為賊用每與
密室許事偷行賊散心謝聖德中取門時有言此
人可講者而無其聞至是呼之使來投驄覺既而
我知其丹毒懼而生心不熱亦使賊疑之耳

果有賊中降人密送內應之信則馬驄與被擄副

將龔正祥並陷賊舊將陳朝柱龍韜董濫洪聲劉

應宗岳朱陞等十四人密謀設誓噴血定盟共擬

奪賊以獻慮先鋒兵硬不能下手謀以元旦俟有

德等行香水城時縛之各官衷甲以待適岳永陞
門子蘇有功告變賊逆召諸將悉斬之妻妾皆產
盡給有功并統其衆事雖不成然自此田疑其黨
無固志矣泗水人入泗水之計泗水與泗水無固志矣
大兵築甬道不就

我以內聽不成併力攻城議為甬道高與城齊徑
薄城上先築於城南不就復築於城西括布囊三
四萬糧令軍士以草裹土為土葦晝止夜築凡半
月而功未成賊爭之甚力

王之富祖寬奪水門外護營守之

賊益懼

二月十三日孔有德退去

賊中乏食已久殺人為糧數人為燭朝不謀夕終
無降心恃有水門出路也我所括民船亦漸集美
議以川兵二千土兵一千募丁五百往奪長山廟
島絕賊去路時賊已窺人島上是夜有德避去軍
其黨守島我兵見不可奪遂止

毛刺石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與即墨不下
若其功不足故戰勝之後將論而卒備故也東

卒當破之餘而諸將解裝罷費其勢尤甚張一
疑下之夫復何難領乃梅類萬甲兵銀屢六七月
後交說將從容而進雖遠
遠此將糾不得能其責矣

十六日耿仲明毛承祿夜避我兵入大城

五年十一月撫監蒞請水兵都不得已調津門

千人參將陶會崇築之淮濤二千人副將孫羽徽

鏡之關堡二千人副將周文郁

守蔚寧常則並興
人軍中軍為紫野
非鏡之會師登州夾擊并勦時已仲冬舟凍難行
失期不至及是文郁所將舟師至乃命刻津海上
以扼之賊每日出舟搬運婦女財帛我師乘潮邊

學嶺有擒獲降寇為多耿仲明毛承祿計窮於是

欽大城精銳衛力守水城意欲傾巢夜竄不果獨

以單舸潛避是晚我兵遂入大城

毛制石曰說師記原云取大城夫攻而得之始可
言取全官軍既入而不一戰其所得則彼不過以
空城委我耳備得云取大
城乎余故以入字易之

我兵攻水城

水城之南即大城之北相隔一夾道城頭箭礮彼

此如雨樨按皆登北城樓督攻。仲明既避留為

副將王秉忠等守之遺五十舟令漸次尾逸我兵

追之遂不敢復出
十七日溝水城遊擊王來聘先登城之
時督攻益急遊擊劉良佐獻永福寺溝城策寺倚
水城外西南角寺中藏人城頭不之見高起潛陳
洪範命守佛趙柱遊擊王憲於是夜罷城脚為孔
內以火藥引羊腸線於遠登之至五鼓火發城崩
我師涌入賊猶固拒上者多傷川兵間取婦女財
物賤棄之兵復潰下凡數番遊擊王來聘先登城
之米形亦未詳武狀
元上所待報也

十八日水城下

是日午刻猶未下撫軍朱大典及監軍楊存楫立
馬隴城督戰斬二兵以徇監護高起潛復調張韜
兵至舍弓矢挾長矛接戰賊始退保蓬萊閣相持
許久不甯投者眾議以為力爭則傷人多因豎招
降旗以來之始議附而下凡俘千餘人獲偽副將
王秉忠高成友等七十五員自縊及投海歿不下
四五千人而水城始得

遣水師進捕賊黨

遷副將周文郁等赴海外協勦

大行宴賞軍士

初議復黃恢登各賞二萬金復黃之賞業已先發

恢登之賞諸將咸請加厚遂以三萬五千金給

二十二日賊襲恭順東江失計黃龍禦之

海上有皇為登
陽宿河老拜

旅順自陳有時飯後東江大帥黃龍即移鎮其地

練兵營士為固守勦賊之計賊多方招之不可得

又執龍母妻及子以脅之龍堅不顧至是有德梅

眾數萬奔島東遠竟圍旅順龍率兵禦之

二月十六日舟師焚賊龍王堂老營

賊副旅順結老營於龍王堂有德自率精銳屯雙

島時周文郁所將舟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

偽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募丁百人更

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鼻歌遠人能鼻歌者和之

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募丁也是日遣將焚賊老營

十八日舟師敗賊於雙島擒叛將毛承祿

舟師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槓乘風

逃去追擊之沈其入舟獲賊將毛承祿恭順之置
始解其前頭賊船毀其寨及謀王承祿

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

丁未日盜謀焚劫未遂

二十四日追賊至廣鹿島

賊船入嶺獲燔燬味之

二十九日追賊至黃骨島擒偽副將蘇有功斬李應

元於陣

文編云賊船中獲寶物甚多

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偽副將蘇有功都司

陳光福及旗鼓參謀等官四十餘人賊千餘婦女

尤多斬李應元於陣有德幾獲而獲遠有功擒有

德益氣奔

毛荆石曰蘇子英夜渡限良傳至擊始皇器中刻
卓拍案大呼曰錯子等之不中道漏浮一大白吾
作如至有德幾數
而役炮亦從兩

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

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子島西北阻江西南

控制諸島及旅順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為所欲為

至是乃遁入鴨綠江

夏四月初十日敗賊於卓山

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偽都司等官三十六人

十三日敗賊於蕪垞

先是副將周文郁檄朝鮮兵邊賊要路及是朝鮮
遣陪臣都巡察使維君與金自烈來會師合兵攻
賊於蕪垞解兵軍壺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仲明
窮遣偽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黃龍
三弗許要擊之有德仲明乃由西北進

十七日孔有德耿仲明降於

大清

二人率其黨墜入九連城

在三萬衛東北九連城十里即水川東岸走瀋

陽北去自登雖至此凡十有八月而始定

命敘將士功

捷聞上嘉將士功優敘所俘偽將皆斬餘悉宥
之隸關外諸部為兵

逐班師

遞按謝三賓以登城雖復而賊渠遁二自愧任使
不效具疏請罪竝及諸在事者幸邀寬政遂班師
禮部尚書李康先等請卹死事諸臣

題為七月之城守彌堅千秋之勞烈難泯謹遵旨

擢敘內外文武有功官員以表忠義以彰風勸事
刑察清吏司察呈崇禎六年三月十三日奉本部
送禮科鈔出監視登臨等處兵船糧餉海禁事務
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呂直題前事內稱逆
賊孔有德李九成等倒戈犯順城陷登黃薦食之
勢已成愈非得東萊則登為孤注而欲窺青濟則
萊為咽喉非撫臣徐從治防臣謝連同期受事凡
所以指授方略戎服登陣不憚以身為殉何能使
諸將帥戮力同心而士卒爭先用命乎如掘壑繕

築以塞地道架木懸樓以焚礮臺汲水灌藩以洩
穴城之窟列木為柵以補劬城之雉賊百計而百
杆徐撫之日紀可覆按也竟以中彈云亡所謂出
師未捷身先死其徐撫之謂乎雖耿耿忠魂一日
千古而逆賊之辜上通於天矣我皇上姑開湯網
下饒梁脊脅之詔乃猶怙惡不悛矚我撫監郡守
出城迎旨納降突肆悖慢擁挾以行其時罵賊而
碎屣城下者知府朱萬年也義不屈而被執於登
城旋遇害者防臣謝連也以上三臣所當照遽默

卹例從優贈廕立祠血食以勸忠義者也謹會同
山東巡撫朱大典巡按謝三賓合詞具題伏祈
下該部分別覆議上請施行

兵部尚書張鳳翼等題卹敘事諸臣

覆題爲七月之賊守彌堅等事看得東叛披猖登
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惟時援師再潰信使不通
卽賊亦以爲旦暮掌中物耳而孰意輸攻徒竭墨
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越梁西半
步而後關寧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睢陽之守

豈能待一朝算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戰功爭烈
受任倥偬百方調度厲氣巡城飛彈裂頤者濟撫
徐從治也權宜紓難挺身赴賊被誘不屈視死如
歸者防撫謝理也愷悌得民吐壘集事民效死不
去身一往不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其徐從治應加
銜卿貳錫廕金吾謝理復官加銜詹子太學朱萬
年已贈奉常仍空廕冑等因具題奉旨徐從治贈
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謝理復原級
仍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朱萬年已贈

太常寺卿仍廢一子入監讀書以上三員仍與立
祠欽此欽遵通鈔到部又據徐從治男徐同貞呈
稱伊母黃氏先父病故例應祔葬懇乞並題等情
呈部通送到司查得大明會典並卹典條例內一
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疾勤率
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品官曾經賜葬者妻故
俱許附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山
東巡撫徐從治屍日引獻貫虹動節設奇禦敵無
俾犬豕披猖環甲登陣力捍金湯鞏固方國早干

叛孽何期遽冒賊鋒命絕飛丸熬血一腔化碧
先衷革寸哀九夜猶丹似此烈著一時真可風勵
千古相應照贈官品級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妻黃
氏祔葬原任登萊巡撫今贈兵部右侍郎謝連久
歷屏藩特膺節鉞既衛恩於使過乃畢力以圖功
挺身卽鹿之林不難單騎見虜抗節羣虎之穴寧
辭剝刃捐軀貞心可揭於日星慘歿豈淪於溝瀆
相應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原任萊州知府今贈太
常寺卿朱萬年先經臣謝其題優卹外以上三臣

仍行該地方蒞立祠宇春秋致祭至於易名大典俟之論定非臣部等所敢擅擬也恭候命下遵奉施行謹題請旨

兵部欽守萊功

兵部尚書臣張鳳翼等謹題為七月之款守彌堅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鈔出監視登島太監呂直題前事等因奉聖旨該部議奏欽此又該山東撫按朱大典謝三寶題同前事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鈔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李楠已經奉聖旨提問不敘外看得求叛披猖登黃失守遂將席卷全齊而以萊州為要害得乘用東可圍登黃而西可襲青濟是以聚銳環攻為必拔之計惟時援師再潰信使不通即賊亦以為且暮掌中物耳而就意輸攻徒竭墨守彌堅竟以彈丸綴其全局使賊不敢趨萊西半步而後關隘兵至賊始披靡若非七月睢陽之守豈能待一朝鉅鹿之戰是其守功真與戰功爭烈雖諸臣或文或武或內或外或朝或野

或存或亡種種不同而忠貫天日氣壯河山總爲
興朝生色臣等約畧言之有死功有生功有主客
將領之功有紳士廢之功而功中各有差等請
先書褒則夫受任倥傯百方調度屬氣巡城飛彈
藥顧者癘撫徐從治也權宓紆難挺身赴賊被誘
不屈視死無歸者防撫謝楚與內中軍徐得時翟
昇也僅得得民喘臺集事民效死不去身一往不
還者知府朱萬年也內臣聽司監議卹徐從治應
加銜鄉貳錫賡金吾謝楚應復官加銜廢子夫學

朱萬年已賜朱常例空賡冒繼言生刑警采登陣
分頭力堵者監禮標下把牌張時等十一員也贊
郡臨戎分猷幹辦者同知寇化通判任棟也和民
韓眾文彙武備者知縣洪恩照也畫策緹城輸粟
供儲者訓導張士淳等十四員也內臣聽司監議
敘其寇化任棟雖經陞任仍應加秩洪恩照應早
罷清華張士淳等十員俱行優轉而廣文尤空特
異龍應化等四員則量行給賞乃請言武楊御善
氣雄萬夫機深百變彭有謨突圍樹幟投閒出奇

兩員並推第一雖各陞任空再加銜張汝行李景
經騎入萊吳登泰秦大鳴等七十六員併力堵截
敵為第二張汝行已陞免加李景等各應加銜一
級馬登先等六十員王烈等三十七員張鷹揚等
五十五員協守捐糜粟有成勞敵為第三各應加
署銜一級乃請言鄉紳士庶如原任左副都御史
賈毓祥等一十二員身為民望心作維城登陲居
士卒之先毀家佐儲蓄之窘卽此鄉邦幹濟足占
廟廟經綸而賈毓祥張忻趙龍昌范復粹

黃縣人 萬

口俱稱耆烈查得賈毓祥在告應加秩起用張忻
銜曹滿降趙龍昌姜垣侯補應各還故物范復粹
見任地方應俟轉宣優擢此外或予告而致之出
山或懸車而優以進階或一麾而尚應環召或筆
襖而不妨使過或謁蓬而側得從優如張孔教等
俱聽吏部酌奪可也至原任戶部右侍郎劉重慶
等十員急同室之援瀝憂時之淚請兵助餉總屬
急公見任空從欽費在籍空行檄旌而劉重慶盡
瘁殞身亞卿自有本等節典亦空憫其勞而予之

者也又如舉人姜汝鈺等八名貢生趙士亮等四名監生張含美等六名縣丞劉元禎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道三貢生員李就日劉文映張愷任鶴等共二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瞻等六名通吏胡宗堯一名各以守城捐助之偏全為上次舉人計備登第者選時從優否則與貢監通吏均聽吏部超選生童則聽提學道酌議附可陞增增可候原康減年儒童可寄學富民可聽有司高獎或給劉冠帶也內如姜汝鈺張含美徐隆侯

鞏祚張孚美姜汝佩楊高華劉濤聲劉文映王秉樞當夏從優其夏守禮等或無監敘而按遣或按敘而無監遣議未歸一始置以俟論定又按臣憑弔乘膠迨及預備藥油之臣于仕等六人蓋欲以董安子之為晉陽望後人其意甚善相應敕下吏部查其履歷生則褒揚歿則尸祀亦風屬之典所不容已也其疏中關監部科與該撫按藩臬道歷及津保兩撫諸臣俟候登勘疏到日另行覆敘至按臣謝三賓疏內有借貸錢糧一萬二千餘兩與

殺賊之賞粟幾二千金疏請補給容臣部行文戶部酌議另行具覆可也既經奉旨核議相應覆請伏候命下將巡撫徐從治加部堂銜詹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巡撫謝璉復原級仍加銜詹一子天監讀書知府朱萬年已贈太常寺卿仍詹一子入監讀書徐從治等仍應立祠內中軍徐得時昇昇二員委司禮監議卹把牌張時間玉柱夏尚忠王國興夏尚魁田養民孫進朝苗進喜張奇猷王進禮何逢冲十一員聽司禮監議敘原任同知寇化

已陞知府通判任棟已陞尚知加服俸一級知縣洪恩照照邊休行取訓導等官張士清鄧芳孟斗毛鳳至宋日振范懋解申傳義鄒鶴齡韓紹美王化蘇宗貴十員行吏部優轉龍應化宋弘安旅之偉方齡四員各量賞銀五兩總兵楊御蕃已授登萊總兵仍加署都督同知邊學彭有謨已陞參將仍加服俸一級張汝行已陞參將免加參將等景加一級副總兵吳登泰秦大鶴孫玉增王武揚周紹宗梁德惠張元龍周興仁徐應文李守業馬翁張

守忠董捷王自林胡繼修陳孔則張大惠梁應捷
韓春王大保王國禎韓振國李顯明陶允斌劉應
登陳可忠何世鳴裴守節夏邦秀李尚義王應元
孫德賈世科張乾韓應勇曾大道魏文科張材趙
子亮張萬靈蘇民惠李紳齊韓彥都謝得勝吳日
強李雲陳顯祖張大談王國臣廖榮劉申趙傑孫
光顯趙弘禎彭太年成欽命王泰初李長春封萬
里毛英趙完豐王應薦任銓李景明王兆明趙約
劉一虜牟春芳羅應封趙士達李應萊楚邦禎雷

西關李祥單成化安恭共七十六員各查照原官
加銜一級馬登先魏國經王重光高東周蕭規張
鳳郭守印周道興金弘鼎宋報國張捷孫德王崇
張奇勳侯振東張思祿張汝學郭名禱李君賜屈
時興秦玉夏守信李守成夏大明祝魁周福陳邦
柱李邦材梁國材劉思德楊順孫成章節天恩陳
國旺朱勇 天定張英王春林郭威高英陳永智
衣素脈趙希賢錢允徵朱永年羅憲邦滕繼先房
應宿于麟勳馮大受張世亨陳洪蘊范大居程元

勲謝重九高維藩李進科王海英施惟德仲聯登
六十員王烈陳國棟呂治國王繼先郝夢蛟呂鼎
銓邢進義戰以謀何鳴世嚴懋功劉芳美韓重康
恩陽王爾勝揚進忠徐長胤王萬春張振威劉應
坤于顯麟錢佑徵冉建安黃宗仁樓懋功王福安
劉第昌尚惟揚張國勳穆澤久李起蛟李成茂吳
心泰張科王守孝陳國輔于一鰲王之胤三十七
員張鷹揚陳萬策孫武謨田永祥王早羅聲振孫
繼文溫如璧嚴令岳俊張道德張洪樓張應科顧

承恩丁一壽張開政官正王尚毛顯宗霍雲光賈
三元王弘國吳夢鷹任自新林濟奇劉爾恩張振
東林厚生張鶴翼趙日升趙國俊于世光賈寰望
姜仲望姜近光姜振光郭忠劉祿普才卓進忠郭
壽民王夢亨王文翰王宸宋應奇楊福張珂王維
城周夢瑞胡師孟唐過春孫振緒孫應第李坤光
李春華五十五員各查照原官加署銜一級賞敘
詳加級起用張忻趙胤昌各復原官范復粹侯粹
官時優加一級張孔毅孫善繼姜兆張毛九華徐

廷松姜兆齊趙士傑畢拱辰在告者起用致仕者
進階降黜者量後開仕者量准致仕少轉者量加
品服改教下量者量與優補聽選者准予起選俱
聽吏部酌奪王萬象方之翰楊觀光楊觀光二楊
人李之茂王肇生張鳳行張福蔭崇二公俱
高密人九員見任者各賞銀十兩在籍者撫按領旌舉人姜
汝鈺徐夢好姜夢盤孫養深楊穆圻王三銘宿自
中錢祥徵思貢生趙士亮劉連城林懋先李相監
生張含美王懋聰董似玄郭孔俊徐崇熊徐夢璞

縣丞劉元楨光祿寺署丞李衍庚候選主簿魯大
道共二十一員名舉人登第者優用就選者與真
監等俱起選內姜汝鈺張含美吳空從優聽吏部
酌奪虞增附生員李就日侯學祚張孕美王萬善
徐隆姜汝叙張懋泰宗趙士冕胡伯謀張性楊嵩
華孫繼韓具勝孫枝豐孫枝茂姜繼耀毛允方林
文薦姜開徐應魯楊駿烈劉文映任夢龍王文熙
王象奎張其蘊由從徵王化熙由仁政楊武烈王
秉哲徐登俊鞠之白霖標姜仲榮劉澤聲楊仲忻

王秉樞趙士詰趙士完張愷于登高王新臣王世
臣許攀龍劉肇甲羅文華張宗等趙士嘉徐華階
宿孔暉韓璠姜棟王出震王德周景熙劉鑫承劉
鏡承劉決已尚九遷李禎羅賡任毛應彥張懷張
所蓄徐成樞劉同甲趙士仰周景著呂應鍾呂應
宮王新張琦劉朱王應鳳侯于魯王懋加張文燬
呂應章王啓龍任鳴珂錢知微趙士彭錢盛徵郭
邦固林登先王應鴻錢毓秀張溥宿鳳紳王爾揚
張東清錢廣徵毛登龍劉方至賈魁之孫自振孫

自揚趙翼明周景新胡應珍王夢杜原茂椿徐夢
松羅國賓王以滿必發黃文明劉正翰孫溥溥王
鹽鼎周而簡黃啓明單父堂楊師誌任傑趙士元
李芳先王應明勝世德張景輝張孔印徐長玉徐
徵熙王炳昆周澤久王百胤原英煌錢象乾張恪
胡應瑞徐應齊王爾翰王元忠王應駿王泰符張
巨自張會嘉姜元佐王懋功王百男呂應憂由徵
楊鍾埭劉允浩王應斗羅國俊毛芹劉不息郭振
先立長胤趙士逆趙士邁任應宸霍法健由世命

趙士俊由舊章趙允昌徐德王浩王昶姜再芬姜
再徵趙震生劉不竭仲元懿宿鳳曉呂寧武呂繼
式曲有聲曲洪聲孫奇昌毛徽曲九鼎霍明潤趙
帝簡唐弼泰張雲夢霍明斐楊九該姜元弼羅秋
奎毛紹元舉開苑楊孔烈孫鳳翔徐嘉徵彭吉安
其位張有新毛起龍姜承餘毛僊蔡冲霄張誠白
孟璇毛之俊王善吉姜士英徐國瞻于鶴程張葵
王澤深郭應瑞王大成宿炳楊元粹許高科郭邦
楨楊于翰劉東陞周景耀劉之瑀胡應命馮大名

侯璽姜會昌張重弼侯王家黃御極徐聯策徐遠
徐贊化姜羽昌王治熙馮大任徐研李嘉樹方才
澄徐希孔周有男徐宗孔王泰來王應奎孫成學
毛崇儒姜國昌王爾晉張悟王衷正職錫命桂華
秋單柱王向王椿于大生張三益張三剛姜啓明
徐慶初徐存知張若思錢佐明張試錢相明劉文
暉雷成龍楊于陞王履端劉不已姜秉宗劉允源
王應張原英煌毛允奇毛允度張巨學劉肇科王
泰運孫澤新王繼新林文芳王蓮生王起亨盛鼎

新唐聯秦宿鳳起姜汝錦孫鏞張溶林滋生共二
百八十三名儒童韓景騰唐陸泰趙士瑞趙士周
毛偉李之籍六名附陞增陞侯康康量減年儒
童青衣寄學內徐隆侯華祚張孕姜汝傲楊嵩
華劉滄舉劉文映王秉樞受空從優俱聽提學官
酌量罷吏胡宗堯行吏部起選富氏于旬翟長寧
有司益發給冠帶夏守禮張宗華丘復山尚宗儒
丘氏範免欵候論定原任該道亦令于任蕪成稔
王一言龍文明衛三省劉蔚六員生背敵旌破者

崇禎臨吏部查覆原任戶部侍郎劉立慶臨禮部

議師

秋七月俘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等於闕下皆磔之
有功背主洩謀陷害忠義致內亂不成人尤恨之
押解官役疎防未渡前一日有功逸去上震怒殺
解官部司官皆獲辜未幾有功欲投口外身寒無
衣路遇耕夫殺而奪之爲人所執復解京正法

孔耿舟在鳴綠江者尚百餘艘

...

皮島副將沈世魁

孔舟之在鳴綠江者東事手

錄平寇功

朱大典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三寶加太僕寺少卿賞銀二十兩關撫方一藩承

撫揚嗣昌山東左布政陳應元各加服俸一級昌

平練兵侍郎侯恂總督曹文衡通州練兵侍郎范

景文順撫張鶴雲保撫丁魁楚並各部道府屬陞

賞有差吳襄授都督同知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祖大弼授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正千戶斬國臣

張韜皆廕子總兵祖大壽尤世威黃維正皆賚之

陳洪範鄧玘劉澤清俱陞爵廕子餘各陞賞監軍

道楊作楫以王事殞身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監

視呂直監護高起潛命司禮監議敘皆陞

科道與其事者皆優敘又錄成事者黃龍采可大

